

亦有如此事推官亦豈偶然訊問乎然不可稽緩速令備細推問回啓  
曰臣等豈偶然訊問乎但訢招辭多不實且與其父面質則訢少屈康允  
禧招辭亦無雜辭問義山令呼曰令公等前既濟萬人今亦明辨活人  
天下安有此事乎推官曰新昌令之言如彼何以哉訊杖三十度不服  
推官上訢及濶招辭仍啓曰臣等承 聖上備細推問之教豈敢偶然鞠  
問乎然黃孟獻不干事訢已直招自言聽從義山令之謀曉諭諸處  
云又與其父錫孫面質父曰汝以實白之訢不能強辨又與濶面質濶不  
小低屈然訢之言全指濶故濶加刑而又不服觀此獄辭多有可疑寧  
非訢憤其母不得免賤自作此說耶更推訢歸一何如且宰相繫獄者  
多人心驚愕城中凶洶請速斷獄况顯然不干宰相則放之何如傳  
曰其放之問訢曰前後招辭何乖違乎曰後招實矣訢與常山令面質  
訢曰朴永文等事予不言末孫曰永文事汝言之訢強辨曰不言也予既  
服大罪若有聞說何用固諱推官問末孫曰朴永文李公邁黃衡沈  
貞等事訢曰不言云何以為之末孫曰昨於經筵廳啓達時急遽間妄  
發因曰此人等事宜如黃孟獻免罪何如判府事李季男厲聲罵曰推  
官從汝指揮事爲之乎末孫曰臣初上變告云新昌令謂臣曰與朴永

文等謀議剪除三公因舉事及與新昌令面質時更思則貞松守與臣  
言曰與朴永文黃孟獻沈貞李公遇尹珣黃衡康允禧李暎等為獵猪  
故急遽間新昌令所言與義山令永貞守等謀議之事誤以朴永文等  
謀議啓達更問訢訢曰常山令上變時雖云臣與朴永文等謀叛剪除  
三公因舉事而臣只說與常山令以與義山令永貞守等謀議事而朴  
永文等名字專不開口且彌勒當來言端則常山令問臣曰今無彌勒  
當來何以為之臣答曰有人姓名金希者居分殊院近處能射獸勝於  
彌勒等云問崔龜壽曰臣本以有病常不出入貞松守不曾進去更  
詰訢前後變辭將束縛訢呼曰直告之領議政朴元宗罵之使猛打訊  
杖三十度訢曰黃孟獻與尹珣謀議之事實為虛事義山令謂臣曰謀議  
之事永貞守處則吾已論之而他人處則汝當曉諭云云而與常山令說  
事的矣推官啓曰訢既以黃孟獻等為不干汝孟獻更不刑訊而訢四  
次潤三次福重二次錫孫一次隨罪窮推但訢之言不一而大槩已為  
歸一承服潤則不服服則為一罪雖死於杖下堅不服矣况潤既傷前  
杖何以處之福重亦不服其罪狀又下於潤若命臣等讞罪則當  
議啓且訢與錫孫同居父子訢之所為錫孫必與知然加刑則慮或弊

於杖下若訢信實者則錫孫雖死當加刑訢輕颯不信勿刑何如近來  
首罪斯得則其下因照律今亦照律何如事干十六人書啓朴永文沈  
貞黃衡李公遇李嶼黃孟獻尹珣康允禧黃允獻黃汝獻黃世獻黃孝  
獻呂振誠崔龜壽牙山副令孝篤盲人安八同也傳曰朴永文等急速  
放送○推官以刑問度數書啓傳曰觀訢招辭潤旣言於福重又令訢  
通諭諸處則似乎潤爲首更訊訢歸一何如亦令潤與福重面質可也  
且彌勒當來事訢曰不言其間必有言辭亦問常山今可也啓曰旣問  
常山令乃云彌勒等事臣戲言云云訢若信實者亦當窮訊潤訢辭不  
實臣等未知虛實故敢稟且潤與福重旣與訢面質時猶不服今雖使  
二人面質誰肯自服乎大槩若據訢招辭讞罪則潤似爲首以其訢言  
不實故敢取稟傳曰予意時未面質故云耳其照律以啓三公啓曰交  
結宗親本有禁令而內官尤不可與外人交也近者內官徐厚甲等與  
新昌令獵猪西山其後亦相尋訪請推之以防其漸况宰相之交結宗  
親尤不可而黃孟獻尹珣等與在安宗親或射獵或圍棋請推考治罪  
申明交結之禁傳曰依允又教曰新昌令依律貞松守以預謀論絀義  
山公永貞守亦議罪以啓且前者辛服義時有論賞事此事雖不至服

義之罪其考例以啓予當斟酌爲之推官照律書啓新昌令訢大典  
推斷條云凡亂言若干犯於上情理切害者斬籍沒家產義山令死罪  
減一等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告身盡行追奪仍啓曰義山令不服故依  
李惟清等例永貞守罪下於義山令決杖一百遠方付處貞松守預謀  
則其罪與子同而但貞松言語錯亂愚鈍茫昧者只付處何如且其  
子真謀逆則其父緣坐當死新昌令既以亂言論斷貞松守無顯然  
預謀之事而老鈍者臣等議其罪又次於義山令取稟傳曰予意義  
山令為首謀而新昌令罪不下大逆大逆則削璠源錄此亦宜若削籍  
義山令決杖流海外貞松守雖謂之預謀可也亦宜決杖外方付處永  
貞守亦知之且新昌令若有同生則予意亦宜外方付處推官啓曰既  
罪新昌以亂言而又罪其弟則是緣坐也元罪輕論而有緣坐不可也  
且其宗親等窮甚若皆付處飢餓丁寧新昌令不生其父况告其弟乎  
罪訢從輕聖上仁恤之道至矣而緣坐其弟爲何如傳曰依所啓推官  
等啓曰訢當於城內行刑又曰今聞欲論賞之旨臣等未安於心推  
此事未久下官宜賜物而推官不當賞也成希顏獨啓曰傳教別稱臣  
之上變尤爲驚惶臣之族人來告于臣雖庸下於臣者不得不告臣何獨

受厚賞朴元宗啓曰上變人常山令或爵賞中廢獎何如傳曰凍天徹  
夜推鞠何以不賞但重違卿等固辭從略賞賜有差又傳曰常山令超  
資新昌令家產亦給之 命召朴永文賜大鹿皮一張曰事大故不得  
已繫獄知卿勞甚仍 命饋酒又宣醞于推官廳而傳曰日寒期在必  
醉推官留門乃出史臣曰訕賤出也性輕浮不解一字徒知訊杖之可  
畏而莫計誅戮之慘誣引黨類究竟無實達曙終日千言萬語口不停  
輟至扶出乃己未孫亦賤出而妄人也只以訕之服而實其言豈無後  
議○戊午傳曰本次被罪人貞松守等分配時勿送辛服義事千人分  
配處○傳于政院曰常山令告變特賜段一匹此意傳說又饋酒以送  
○臺諫啓曰近日闕內紛擾故不來啓耳度僧及任士洪定罪事如此  
留難未知 天意 一等豈偶然計料而啓之請速聽納南祚事狀明白  
不可齒列士類當速罷職不允

平海軍... 文... 二... 大王... 八... 九

○... 備... 士... 財... 當... 舉... 國... 不... 小

○... 雖... 未... 以... 夫... 獲... 一... 等... 五... 賜... 於... 之... 龍... 臺... 殿... 於... 南... 拜... 奉... 天... 賜... 白

○... 高... 梁... 者... 曰... 立... 日... 開... 以... 符... 契... 文... 不... 來... 者... 其... 財... 物... 及... 上... 士... 賜... 衣... 單... 屨... 賜... 此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對... 千... 事... 曰... 今... 大... 婚... 非... 人... 負... 心... 守... 等... 故... 謂... 拜... 以... 送... 奉... 殿... 奉... 千... 人... 公

○... 皇... 林... 山... 邑... 邑... 有... 新... 亦... 出... 四... 家... 人... 出... 及... 以... 信... 之... 耶... 爾... 實... 其... 言... 豈... 無... 於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 事... 千... 郊... 與... 曰... 常... 山... 今... 吉... 變... 濟... 陽... 州... 一... 四... 州... 新... 創... 治... 又... 費... 兩... 人... 送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

十一月己未朔以權停例行冬至賀禮○禮曹以罪人新昌令訥貞松  
 守錫孫永貞守福重義山令潤等璿源錄削名事取稟傳曰新昌令訥  
 削名而其餘并勿削○臺諫啓度僧之法及任士洪事憲府又啓南祚  
 事不允憲府又啓曰新昌令訥以一罪論斷棄市而臣等未知其罪名  
 在臣等尚未得知况他人豈能知之請揭示其罪名使人人得以洞知  
 傳曰新昌令訥承服文案出示于憲府○庚申大司憲金註啓曰臣以  
 父病呈辭而特令給由 上恩至重但臣父年深無氣力勢將彌留多  
 發謔語旬月之間必不得差司憲府事緊累日曠職未安請辭職傳曰  
 其初辭職時予以謂卿父病愈則可以任事矣若果不易差愈則憲府  
 所任非輕茲命適之○臺諫啓度僧之法任士洪南祚等事不允○諭  
 兩界監司兵使曰居安慮危有國之遠略思患豫防備邊之宏規事不  
 素講難以應變兵不預教緩急何用且夫禍患之來常生於智計之外  
 允人情必狃於見聞之熟近來昇平日久邊陲晏然曠聞刀斗之警不  
 見烟塵之起人心解弛紀律廢墜軍思自便將務姑息習於安娛視為  
 尋常徒知目前之無虞豈料意外之有變加之以偏裨之將培克爲事

剝割爲務放遣軍卒計日收直營鎮無見在之兵倉卒不可以有爲邊  
圉之弊一至於此豈不寒心設使邊鄙常如今日之無事猶或因循而苟  
過不幸卒然而有猖獗之禍將何以應其變而御其暴乎哉 祖宗威  
德素著數百年間必無警急然禍亂叢作無常呼吸之頃難保其必無  
可不畏哉予每念及此宵旰恐懼卿宜體予至懷戒飭本道將吏申嚴  
管下率伍作其怠惰之心振其萎靡之氣一革舊習新其約束常如臨  
陣常如敵至勿謂無變而忽之勿謂無敵而慢之古人有言水未至而  
虛爲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爲之防一朝水至防  
無及矣事雖不同其理則一卿宜三復斯語日慎一日當思所以先事而  
備毋貽臨時噬臍之悔故茲教示想宜知悉○政院弘文館史官兵曹  
都總府八直負各賜物有差是日庚申也○辛酉諫院啓曰今聞任由謙爲  
大司憲由謙才器不合請遞又聞沈貞爲金羅道觀祭使沈貞自郎官  
時無來歷乃爲堂上只爲右尹而已全羅道地廣訟繁非貞所能堪任  
亦適爲當尹珣黃孟獻等推考已有 成命而右人等以宰相交無賴  
宗親持身已失請先罷職後依律治罪凡事有可疑而推之欲知其  
真僞此人交結之狀明著准案不必推考而後罷之臺諫啓度僧之



法及任士洪等事憲府啓南祚事傳曰大司憲其逝之沈貞人物可當  
然以爲無來歷云亦適之尹珣黃孟獻雖有推案畢推後處之可也餘  
皆不允○傳于吏曹曰咸陽君朴永文乃一等功臣可於東班職叙用  
○以尹璋爲陽城君成世明爲知敦寧府事朴永文爲工曹判書金詮  
爲同知中樞府事洪淑爲禮曹參判安潤德爲兵曹參判安瑋爲工曹  
參判朴說爲司憲府大司憲任由謙爲金羅道觀察使安彭壽爲弘文  
館直提學徐厚爲掌令李沅爲弘文館校理閔壽千爲博士○壬戌工  
曹判書朴永文啓曰臣於武班至爲迷劣以有尺寸之功封正二品君  
上恩至重今又以臣除工曹判書臣之材器豈合六卿之任請辭傳曰卿  
功大矣何以不堪其勿辭永文又辭曰以臣爲有小功然臣之材器豈  
堪判書且臣前日被駁多勞 睿鑑以此尤爲恐悚○舍人閔愾以三  
公意啓曰新昌令同生等分配事已有 上教而臣等以爲貧窮宗親  
分配外方則必將餓死今更思之一家之內豈其不知其幾微不可以不  
肖之人同中國也且義山之罪與永貞守有間其所行狂悖請削殄源  
錄貞松守亦并削傳曰可○諫院啓度僧及任士洪尹珣黃孟獻等事又  
啓曰尹璋其性輕躁不中不合詔獄堂上朴永文位至二品其報功至矣

且前日以貪污被臺論盡迺摺調其合於六卿乎請並迺之朴聃孫昨  
政自判官爲都摠府經歷以申用漑摠都官相避啓爲東班僉正然爲  
本職判官足矣不可陞品也請改差聃孫推吏曹用情之罪權敏手前  
以執義失言而適爲僉正未幾爲司饗院正無貶降之意南褒前爲禮  
曹佐郎時以私事請囑刑官事覺當坐杖一百罪以疏放適免然其時  
以不合禮郎見迺今可爲戶曹佐郎乎鐵原府使朴而溫來歷甚淺人  
物庸陋豈合臨民之官乎憲府亦啓度僧任士洪南祚等事傳曰尹璋  
雖不合禁府堂上非一負何害朴水文器大功前過亦小工曹無事何  
害乎權敏手豈終不得爲正朴聃孫以西班四品爲僉正何用情之有  
南褒之過至微亦不可迺朴而溫亦何不合府使乎大抵用人一有不  
可豈終不用乎然則無自新之路矣度僧等事亦不允○司憲府以柳  
希渚收職牒進來推考入啓傳曰姑勿收職牒先推事于又啓前奉旨  
韓世桓等庇護希渚公事請進來推考 命勿推○吏曹啓曰近來守  
令察訪邊將等除授後累朔不赴任至爲不當今後立限除授後三十  
日內催促赴任如署經解由及官事外限內不赴任者罷職一應外  
任人負並依右例施行依允○癸亥吏曹判書申用漑啓曰近月政事

時多有所失朴聃孫臣之婚姻家也其日聃孫以判官陞為都摠府經歷既而臣為都摠管聃孫當為中樞府經歷經歷河繼曾亦吏曹察判成夢并四寸也以此兵曹啓請送東叙用本曹同議擬望軍器僉正僉正與經歷同品左右以為無妨故擬之今聞臺論以臣乘間用情臣固非用情但不取稟又不降品臣固有罪待罪傳曰勿待罪○臺諫啓度僧及任士洪尹璋朴文永南褒朴聃孫朴而溫權敏手等事不允又啓曰前承旨韓世桓等其不即捧旨事已皆承服且同僚庇護之事以時推照律亦有罪焉皆命棄之無懲戒之意憲府又啓南祚事諫院又啓黃孟獻事皆不允○甲子臺諫啓度僧及尹璋朴永文南褒朴聃孫朴而溫權敏手前承旨等事不允憲府又啓南祚從崇載其罪狀已著不可苟列士類也請罷職谷城縣監朴之謙憑籍崇載之氣焰從行慶尚道又至京畿竹山事狀已著不可不懲然得免於踈放其罪不可追論請罷其職諫院又啓曰黃孟獻事傳教云畢推後罷職未晚臣姑不啓傳曰朴之謙得免於踈放罷職過矣與南祚事同其違之○自三更至五更北方有赤氣○兵曹啓金壽童等議水牛從民願題給為當云請各官分養水牛從民情願分授耕田如或故失勿令治罪依允○

乙丑 御朝講持平許遲曰大陽中天陰邪自消正道流行邪說自息  
度僧之事不可留難朴永文前爲都摠管時與大臣有隙其時以有功  
不論其罪今豈可置於六卿之列乎欲使功臣保全宜不任以事也尹  
璋其性輕躁不中豈合於詔獄之官乎朴而溫以別提得參功臣只經  
敦寧判官豈知治民之方乎南褒用心不正以士族婦女爲非士族也  
欺其朋友此士大夫不可忍爲也朴聃孫權敏手不可不改正吏曹固  
當推考南祚朴之謙亦且速罷正言金璇亦啓度僧等事皆不兄說經  
黃汝獻曰近者十餘日停經筵與古人惜寸陰之意異矣況人主親宦  
官宮妾之日常多接群臣正士之時常少接見士大夫唯於經筵而已  
且弘文館書吏預知經筵有無而請經筵入侍官昨日卒 御經筵故  
經筵官皆未知次第犯夜顛倒至爲不當臣常以 殿下爲好文之主  
如此不 御經筵三恐以學文爲餘事也大抵修德本也學文末也然  
詞章則已矣至如性理之學則智慮增長修德正心之本也近來雖有  
經筵不 御夜對經筵官徒爲夜直而已無設官備顧問之意臣觀國  
朝寶鑑 成宗朝不停經筵其好學之意可見至夜對非徒經筵官入  
侍無時 特命府院君入侍講論或至夜分乃罷夫學問之功血氣方

強之時乃能為也今 聖上春秋鼎盛若能手不釋卷則學問當日益

增長矣又觀國朝寶鑑 世宗大王自慕華館還駕時讀綱目百遍且

弘文館有 文宗朝進講禮記以朱紅點綴而書曰自某處至某處而

進講 先王好學之意至矣且近日雷變累至而被罪人雖微出於宗

屬天不虛譴是乃天心仁愛人君之意也伏願 殿下勿以罪人斯得

為快尤加修省焉參贊官李世仁曰 成宗朝恒御經筵夜對夜對時

非徒承旨弘文館入侍亦特命大臣入侍故李坡孫舜孝以庸學論難

至夜分乃罷貞熹王后恐 上體未寧欲止之 成宗曰此吾所好

之事不為病也 貞熹王后加悅願今 殿下以 成宗為法而恒御夜

對 上曰所言至當然近日完原君之卒不久視事未安故停之耳○

上復 御思政殿引見拜辭守令問以治民之道○以成鏡北道節度

使狀啓軍報漸次輸轉以實邊鄙事令府院君以上議之○禮曹啓曰

成宗朝親耕時因冰凍不能起耕冰上加土耕之不合事體恐今冰凍

如是請退日何如傳曰其退擇日○御夜對○憲府啓曰柳希渚事干

令慶尚道入居俗事官黃瑛推考啓聞如有違端請刑推得情依兄○

丙寅 御朝講大司憲朴說大司諫成世貞啓朴永文等事皆不允朴

說曰近日天變屢至外方至為凶歉觀儻戲事令人裹糧留京之弊不  
賢請停觀儻領事朴元宗曰近來以謹天戒一應當行之事正朝及冬  
至賀禮皆不行如群臣通宴一年只行一度不可專廢也歲首大妃  
殿進豐呈亦不可不行也雖有天變如此事皆停則禮樂文物皆廢而  
國事蕭索矣觀儻雖戲事上有大妃殿雖行之無妨上曰觀儻戲  
玩俳優之事似不可行上有大妃殿不可廢也元宗又曰臣為軍器  
提調見火山臺我國長技之事雖未大舉須及其事知匠人未死之前  
頻頻少舉使後人傳習可也若不行二三年則其事知匠人亦且殆盡  
而無傳習矣世貞曰今年凶歉外方居民見貸於初秋令人裹糧留京為  
難觀儻雖為上殿之事臣以為不可行於今年也元宗曰國家雖未  
能精通天文然以日月盈虛消息之不差作曆書耳見欽敬閣世宗  
之制至詳至密非一時戲玩之具欲知民間四時之疾苦也臣聞成  
宗朝金應其柳崇祖等修葺舊制其時匠人若歷數年則必死殆盡矣  
今者以金安國成世昌等命習天文然欽敬閣在禁內不可使人人  
出入今內官及觀象監提調與官負改修使先王舊制流傳後世何  
如○傳于政院曰朴元宗所啓欽敬閣修理事至當待開春修補○

臺諫將度僧等事再啓不允諫院又啓曰軍籍郎官魚孟純李拓英以  
守令見貶未經年故諫院問於兵曹兵曹恐有駁先啓改正尤非也請  
推兵曹傳曰李拓英魚孟純兵曹注擬時知與不知未可悉也然業已  
改之不須推之再啓不允○傳于政院曰近來宰相多有上言請以奴  
代妾之訟者若有妻者不可使奴代妾之訟也無妻而以妾爲家母者  
使奴代訟似無妨也大典之法不可使奴代也便否議于政府六曹  
判書漢城府判尹以啓○御晝講○御夕講○御夜對講至孟子行一不  
義殺一無辜 上曰伊尹伯夷則然矣歷代人主孰行孰否參贊官李  
自堅曰三代以下漢唐之主皆不能也 上曰三代以上孰行孰否自堅  
曰堯舜則尚矣湯武亦不行一不義殺一無辜也 上曰書云血流漂  
杵何以云不殺一無辜乎檢討官李耜曰若書所云血流漂杵則非湯  
武之殺無辜也紂衆自相攻滅而然也自堅曰秦漢以下之君不可以  
議爲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不能免 上曰堯舜湯武皆聖也湯武亦  
有優劣乎自堅曰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以此觀之則亦有  
優劣矣李耜曰泰誓晚出其辭不同然湯武同是聖人也皆能爲民除  
害豈有優劣乎○傳于禮曹曰殿講文臣數少以年少文臣及堂上二

品以下廣選以啓○丁卯領議政朴元宗曰今日風雪擾亂殿內講論之際恐未詳聽且供獻之人進退為難此非急急之事請停殿講更擇晴和之日退行何如傳曰今日雖大風雨且雪講於殿內而餘事皆備為之何妨金壽童啓曰殿講與對群臣此臣等之常所望也然今日非徒風雪交作日候陰昏上體舉動未安開霽則雖明日行之為當傳曰日候雖如此今日諸事已具非徒使文臣講經欲與大臣左右論難耳仍以御書書示宰樞曰今當泛寒氣暖且雨此必人事之所召豈不警省歟古之庸君惡聞讜言卒亡其國欲聞予之過失朝之闕政卿等各陳無隱以答天譴不亦可乎元宗啓曰日候不調而上教如此殿下何有過失今日以風雪大作故取啓姑停而殿下之意如此臣等不勝欣喜壽童啓曰臣等見御書喜極難言如有上之過失朝之闕政則何敢不啓○上御思政殿講專經文臣典翰金世弼大學通司成李偉中庸略司藝金安國孟子通校理李思鈞書傳粗校理洪彥獨春秋略講畢大司憲朴說進曰人主喜聞直言則上之過失孰能諱之殿下即位以來喜聞直言自近以來頗不納臺諫之言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其然乎近日災變屢至殿下從諫如一則應天



弭災之道不外是矣金壽童曰近日月候不順當寒而燠當雪而雨臣等心甚未安 上既勤 御經筵不事戲玩何有朝政之闕失乎虛心納諫則朝政日修矣若夫人物進退則必詳察而行之的然之事則不可留難可疑之事則雖臺諫言之不可決斷天之示災乃天心仁愛入君之意也人主敬謹天戒則咎徵自消而無所乖戾矣朴元宗曰近日朝無闕政 上之正心至矣三公六卿一國之大任古人云變理陰陽近者天氣不順實由於卜相之失若改臣職天道順矣壽童曰近日遣暗行御史摘奸守令所犯似乎未便 上之待下既不以正則下之人亦不以正春秋只遣御史問民疾苦而已暗行則勿遣可也守令犯濫等事使監司檢舉自有其法更令嚴察至當元宗曰外方守令畏其暗行以木葉書牌字如此之弊雖遣暗行莫能摘發也 上曰察察非美事也然生民休戚係乎守令而又有 祖宗朝故事故遣之耳元宗曰暗行之去守令例皆犯法而入吏無辜者多受刑杖矧昧之事無過於此且赦者賊良民之甚者也然人主既用之則不可改而失信也 廢下即位以後赦宥過多故或有蒙赦而因受刑杖者頗多近來聞洪彥國事干受杖不止如此等事必多有之人君失信於民可乎盧公弼曰

守令犯濫之事於慶尚道尤甚事干受刑無有紀極百姓甚苦之元宗  
曰近見臺諫論政事間事朴永文等皆見駁劾臺論若是而不為非  
則不可留難也朝廷和然後人心乃和李孫曰暗行之法 成宗朝趙益  
貞始啓而行之申叔舟以為不可此乃總察之法不可為也孫澍曰橫  
經問難帝王之感事 殿下樂聞讜言延訪大臣聽之不倦此吾東方  
萬世之福也昔商紂肆虐武王舉義討之伯夷叔齊猶非之當是時若  
武王不應天則生民其盡塗炭矣當廢朝昏亂之時若非 殿下拯民  
則民皆塗炭靖國以後一國臣民顛望至治而今 殿下使群臣有懷  
必達臣以謂正心修身致治之本也字庶民省賦斂亦王政之大目也  
進君子退小人在於君心之正不正君心正則朝廷莫敢不正矣 上  
曰此真藥石之言予欲不忘上又命盧公弼李坵等相問答歷代治  
亂興亡終日聽之不倦賜群臣酒咸至大醉日曛乃罷○臺諫啓度僧  
等事傳曰南憲請托事已露而無懲戒之意故命適之餘皆不見○戊  
辰 御朝講司諫許疏掌令徐厚啓度僧等事不允侍讀官李思鈞曰  
近日 御經筵講文臣欲聞讜言臺諫所啓度僧之法固宜即革而  
上意以為空載大典不為害也 成宗朝在下之人未達故不改削矣

今則改印大典固宜削去留難至此奉法 成宗之意安在邪正不能  
辨則躬行之實不孚也昔唐太宗好名 殿下亦欲好名而然耶朴永  
文雖成大功用人之際不可以功饒也古之人君欲聞讜言則必正其  
心以正朝廷今 殿下於臺諫大臣之言皆不容納安有躬行之實乎  
特進官尹金孫曰度僧事雖在大典固當不用然千秋萬歲後其可以  
不用之法載之大典乎李思鈞曰漢高不能保全功臣後人論之曰假  
使寇鄧遇漢高必不能保全蓋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故也今永文  
若居權重之任而不幸如有不軌之事則以一等功臣而不懲其罪乎  
臣聞今功臣之子有未及十歲乳臭之人皆受祿俸宗親亦如是大抵  
受祿者皆以十五歲以上頒給例也國用虛耗莫甚於此皆由於無辭  
讓之心而然也金孫曰臣聞四學教養人才風化之源也古則雖老大  
儒生皆挾冊而赴陞補然後入大學今則學雖未成年苟稍長則不赴  
學堂幸有赴者亦皆畏軍役者也人才何由而出乎許疏曰古者教官  
以文臣爲之今則徒以取才選補皆庸陋無立志之人以此學校之事  
尤爲懈怠也成均館本原之地養育人材之所也今聞同知成均館事  
孫澍下批後一不仕進臣曾欲啓之而未敢耳 上曰學校興化之源

不可不重儒生聚會事前日已有勸獎之目當問而行之也許疏曰不  
 可以法律繩之也徐厚曰館閣堂上擇授為當孫澍何能教誨後進手  
 前者此貴達成俛教誨不倦逐日而仕故其時儒風大振若有一儒生  
 善製詞章則皆效而欲及由是數年之間諸儒大成矣近日上無教訓  
 之人故下不見大儒之出如此而望後進之有成何由而得乎節義之  
 士無復得見矣今之號為儒者無一人挾冊者出必乘肥馬卒從者三  
 四人不然則不出此儒風之所以頹廢也請留意興化之方知事洪景舟  
 曰戶曹考其經費一年外貢軍資之數別無用處則常定之數不用之  
 物亦或有之今年祿俸漕船致敗將二萬石廣興倉所在祿俸米則不  
 足太則有裕軍資三監穀食則地板皆腐敗屋瓦亦有漏處而盈入庫  
 則封不開儲積既以紅腐不用此出於民之膏血固不可棄也使剛明  
 朝士別定及庫知數為當許疏曰近日各司營繕不已倉庫營造尤非  
 也景舟曰穀食多腐不可不繕治也徐厚曰景舟之言其初似乎經費之  
 說以為漕舟雖敗可以足用是惡其臺諫論功臣之子年幼受祿者  
 多國庫虛竭之言而啟之其語勢不當其終則雖以反庫修理言之其  
 漕船雖敗可以足用之言不可達於經筵也○傳曰四學及成均館儒

生不動居華事問於該司又令檢舉孫澍不仕成均館事及功臣子弟  
年幼者受祿事令法司察之洪景舟所啟反庫事收議于政府及六曹  
判書漢城府判尹以上○政院啟曰成均館及四學儒生非徒不居館  
學不挾冊美衣服着貂皮耳掩騎馬而行或着白衣草鞋有同市井之  
人見先生并看而行又於東堂專不錄名士習不羨古時四館頗頗一  
會以糾儒生之過今則四館不會議糾正故儒生無檢束之意 傳曰  
依所啟四館及該司檢舉可也○同知成均館事孫澍啟曰臣爲同知  
館事或受香拜陵或以假摠管入直外常仕成均館今聞臺諫以不  
仕啓選臣不可安然在職故避嫌傳曰勿避嫌勤勤仕進可也○臺  
諫啓前事皆不允○御書講○徐文講○己巳 御朝講侍講官金世  
弼進講詩至猗嗟章因啓曰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詩人只羨其威儀  
技藝之盛而惜其少此耳領事成希顏曰無夫則從子通于上下况一  
國之君乎莊公若能威刑以御下則何有如此之譏乎莊公政令不嚴  
故不能制母之行古者雖幼冲之主在位而女主不能自專者三從之  
義大矣國家上有大妃殿雖有小事之失當起敬起孝和顏色以諫之  
使內無失德則能盡其孝矣世弼曰莊公之事不可取法父母有過則

無小無大皆不可不諫顯親之過此非小事從父母不義之言而不救則何能盡其孝乎婦人有三從之義大小雖異過則同矣上殿若有所失則不義之名累於孝道矣不可不慎也知事金應箕曰人主非徒接群臣之際以正心臨之獨處幽暗之中尤當以正心宮中之事正則政事無不正矣希顏曰上父母下妻子截然整齊然後可謂能齊其家矣已德不修則安能齊其家乎在上者能齊其家則下民自然觀感而化執義金克痛曰度僧之事非經邦之法宜速削去大臣臺諫皆曰可削而天意留難若以誠信治國則宜速快斷三公六卿之任重大不可不擇朴永文反正之後犯濫之事甚多欲使大臣臺諫離間故其時提調與都摠管之任皆已論逝但奉朝賀而已六卿之任如永文者不可為也請速改正尹璋性本不中請速改正朴而溫既無來歷鐵原大邑不可使甚事請速改正獻納趙邦彥曰度僧之法累朔啓之臺諫大臣皆曰可削而不允未知上意請速削之朴永文貪汚為甚工曹雖無事之地不可任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殿下新政之初不可用如此人也若賜之金帛且不使失祿可也任之以事不可也尹璋性本輕躁不合詔獄朴而溫無來歷人物又不合守令權敏手前為執義以不

實之言言於宰相故降為僉正而即陞為正無貶降之意 上曰朴永  
文尹璋事不須改也克福邦彥又極論之不允世弼曰 上教以為度  
僧之法有無何關似若不信邪說然而終不削去臣恐 上或有一毫  
之念惑於邪說也人君正心術辨人才乃立政之大本也大本不立則  
無以進君子退小人而政日紊矣六卿重器雖庸才且猶不可為况用  
心陰譎以造言生事者為之乎永文心術陰僻造飾虛偽離間朝廷其  
為人若此而特授六卿之任臣恐 上之辨人才之本未立也且永文  
援引當來彌勒為之瓜牙彼二人者一國之大盜也為士者何由得知  
而永文與之交今亦多率不逞之徒以射 胤為事其心之不正從可知  
矣此人若置之六卿之位則深恐為 殿下之累德而立本之無其道  
矣應箕自健孫澍皆言度僧之法不可不削 上不荅○聽輪對佐郎  
孔瑞麟請於正殿禮宴勿用女樂瑞麟後為司諫時其父為龍安縣監  
往省之全州送妓樂以助壽爵瑞麟  
慶一妓謂友人曰宿娼之  
供吾今犯之聞者笑之 ○傳于政院曰孔瑞麟輪對之言至當女樂  
不用於中原而用於我國土俗如是故有之矣雖天使出來若無女樂  
則自不用也但使用於內宴而群臣通宴及京外皆令勿用則可矣前  
此亦有以此言之者以瑞麟所啓議於議政府六曹判書漢城府判尹

○臺諫論 啓度僧及朴永文事皆不見○御晝講○御夕講○庚午  
御朝講○臺諫論啓前事皆不見○御晝講○御夕講○辛未 御朝  
講大司諫成世貞曰度僧及朴永文尹璋等事啓之已久至今留難不  
勝缺望持平許暹亦論度僧及朴永文尹璋等事曰所啓之事至大累  
月論執而一事尚未蒙允臣等不可覲然在職也侍讀官洪彥弼司經  
閣壽千亦啓曰度僧之法削去事臺諫侍從啓之久而至今不見 天  
意豈不謂不用之法雖存何傷乎但前者慧明及忌晨齋等事臺諫累  
月伏閣竟未蒙允度僧之法亦累月論執如此左道之事一切留難臣  
恐中外疑 殿下也 上曰度僧之法 先王雖不用之亦不削去  
祖宗之法何遽削去乎慧明之事前者言者果多但慧明何有關於政  
治乎彥弼曰臣等非以 殿下崇信其道而言也且舉國言之而堅執  
不見於事體大不可○傳曰今日經筵多以邪正之辨言之而慧明之  
事前日亦多論啓但以么麼之物不關於治道故不見也然前日殿講  
時有言者而今又論之慧明所在處未可知也令黜外可也○傳曰予  
嘗讀詩伯兮陟岵篇或室家思念其夫征役之勞或子弟不忘其父兄  
遠戍之苦予未嘗不廢書而思常念其邊戍之苦也以今日候極寒予雖



坐於燠室豈敢安乎其征夫更役之事子寤寐不忘以此意下諭於兩  
界節度使又傳曰日候極寒入直軍士考前例題給空石○傳于政院  
曰日寒故賜酒卿等飲之又賜酒于弘文館○聖節使金俊孫復命  
賚來摠兵官韓璽遼東大人盧勳等求請單字及太監李玆寄殷善書  
契以煇都承旨宋千喜啓曰賀榮之請不緊之物猶可聽也韓璽盧勳  
之請皆非輕之物不可聽也聞中朝賄賂公行若如是開端則其流之  
弊不覺請以此問于三公傳曰後日於闕庭以此問於三公及該曹堂  
上○臺諫啓前事不允○檢詳韓效元以三公意啓曰近恒御經筵於  
聖德至矣但月候甚寒殿內非溫暖之處臣等未安且祖宗朝隆冬  
盛暑則不御經筵請擇溫和之日御經筵何如傳曰隆冬盛暑若  
不御經筵則何時御乎但近日甚寒停朝講○傳曰入直軍士題給煮  
酒○御晝講○御夕講○咸鏡道北道節度使崔漢洪啓本城底野人  
饋餉酒米依前酌定數題給造山萬戶軍官等糧餉以軍資題給北道  
各官軍資不足請以南道各官穀食漸次輸轉以實邊備何如傳曰收  
議于府院君以上金壽童議城底野人厚待已以其饋餉酒米令鎮堡  
自備未穩以前酌定數會計減錄依前供饋爲造山堡萬戶軍官不

以軍資供饋而煮海鹽買用立法已久不宜輕改北道軍需不裕用  
尚船轉輸南道穀食似便令觀察使姑以不多數試驗啓聞後更議  
元宗議事變進告野人饋餉酒米及造山堡萬戶軍官糧餉依前以軍  
資酌量題給等事更令觀察使同議啓聞後更議但南道各官穀食移  
轉五鎮補軍資事前日觀察使高荊山所請大槩相同姑令轉輸試驗  
柳順訂議城底野人自 祖宗朝厚待其饋餉酒米依前酌定數會計  
減錄為當造山萬戶軍官糧餉以煮海鹽買用其來已久且造山防戍  
比他鎮稍歇土品沃饒多閑曠之處戍禦之餘開墾屯田亦可補其糧  
餉不宜費用軍資六鎮人船載魚鱉往來安邊等處興販若此船往來  
無傾覆之虞則南道軍需移轉北道何難令觀察使試驗啓聞成希顏  
議北道廢朝蕩殘之餘農事連年不實軍資幾盡隨宜備饋之事不得  
己之計也且造山萬戶軍官賣鹽以食亦是舊法姑將船運南官米得  
其便益以待北邊軍需周足後更議盧公弼議崔漢洪兩啓野人饋餉  
酒米事造山萬戶軍官以軍資供饋事南道田稅用船等事似可施行  
但臣未諳本道事宜不可輕議今該曹詳度便否啓聞後更議鄭肩壽  
議城底野人因事出入各鎮時邊將供饋禮待彼人以為榮幸頃來減

省之意臣實未知北道田稅及魚鹽等物補軍資之數亦不少依舊制  
供饋爲當造山堡雖水軍萬戶慶源以下水邊兀狄哈所居甚近防禦  
最緊之地萬戶軍官糧餉不須與他鎮區別南官穀物輸入北官利運  
難度令本道觀察使試驗後定奪朴安性議野人饋餉事造山萬戶軍  
官供饋事南道軍資用船運轉事令其道觀察使同審啓聞後更議從  
壽童議○壬申 御書講侍講官安彭壽曰人君當信賞必罰用人刑  
人不以己意而與衆共之也察贊官李世仁曰古之人君誰不欲賞當  
其功罰當其罪其間有公私之意故賞罰未得其當也彭壽曰近日分  
遣御史于諸道摘發守令不法事今遣監察推考則必先刑訊事于也  
其濫捧者當以因公擅科斂論之馬匹加數者亦當以律論也法司風  
聞守令貪汚之事猶且効逆况御史所摘文記明白之事雖不遣監察推之  
亦可以其罪罪之也如此則下無刑訊之苦矣 上曰事于無罪受杖  
可矜也但不推而罪之則不無曖昧之事檢討官崔命昌曰臣以御史  
徃三和見各驛新移驛子不能支當將有離散之心其與大臣議以措  
置給復三年使其蘇復可也○傳于政院曰安彭壽所啓御史摘奸事  
法司分揀輕重則推問輕則勿推事其言之○御夕講○臺諫啓度

僧及朴永文等事不見○傳于政院曰李繼福以時推照律杖一百流  
三千里但繼福功臣未著之事何以則得宜乎古云賞當其功罰當其  
罪其於明日儒生殿講時以此問諸宰相以啓○諭兩界節度使曰念  
惟邊地風寒異常未冬先冰將夏始暖非土人不宜居相爾將士靡室  
靡家載渴載飢如恫在已嘗讀伯兮陟岵二詩見室家父子兄弟相念  
之詞益念邊戍之苦况今雪寒近歲所無防戍之艱必倍平昔鐵衣在  
身刀斗在手食息風雪墮指裂膚以予宵旰之念移爾一家之思不帝  
什一而在家思遠在遠思家亦相倍蓰曷月旋歸之嘆從事獨賢之言  
今豈異古而勞師勞役之篤予豈下於古先帝王哉誠心撫恤視如赤  
子使之更戍迭休冀免怨曠但慮一邊之寒者非予衣所能編暖一邊之  
飢者非予食所能畢飽是用襲裘不溫對羞不甘庶憑書諭使知予衷  
爾將士亦各揣予念爾之切自處以古詩人之忠孝而念予憐爾如父  
兄之念子弟將以撫士士以愛將常如予親勞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司憲府啓黃孟獻尹珣及李暎事命並以時推照律○癸酉 殿講  
宰樞及儒生皆會于思政門傳曰前日論難之事聞之豐豐今日殿講  
亦論難幸甚金壽童等啓曰講問儒生金應箕李址可也問難於宰

相者盧公弼可也答問者金詮安潤德可也傳于成希顏金壽童等曰  
李繼福之罪何以處之壽童等啓曰繼福爲一道觀察使騎僧以驛馬  
橫行道內固爲有罪今觀公事則只服其接待之事而不服其給馬之  
事接待舊知之僧似可然烏得無罪但功臣宰相事固可容恕然下不  
敢擅宜自 上裁○上御思政殿生員任繼重講中庸通李迥講尚書  
粗幼學太斗南講春秋粗 上曰儒生等不能講書宰相其相與論難  
宰相等講論君臣一體君子小人分辨之事正心誠意之道至日晡乃  
已○傳于政院曰臺諫請勿置慧明於京城近處故令黜外也然此非  
罪人分配例從自願以遣事言于憲府○臺諫啓度僧及朴永文等事  
憲府又啓曰教云慧明從自願以遣慧明邪穢之物不可任其所歸宜  
拘繫於一處皆不見○金壽童議軍資監之穀積之已久加以兩漏其  
至陳腐不可用者必多固當改量以考其數但今年不稔別定官吏量  
之則非旬月可畢費亦不貲且有軍藉入居大事不可並舉姑待年豐  
更議何如朴元宗議軍資倉穀畜積年久依洪景舟所啓反庫宜矣但  
三監穀數不貲數三月間未畢反庫待明春姑反一庫試驗何如柳順汀  
議軍資未穀積之多年腐朽必多未易趁時反庫而斗量之際亦或有

損失之弊反庫節目令該司詳審磨鍊俾無此弊何如盧公弼議軍資倉以陳紅腐虛張其數實爲未便反庫知數爲當鄭眉壽議軍資三監米糶畜積已以相雜塵土今不計數愈以愈損令該司漸次反庫置處何如成希顏議三監米反庫吹正事依所啓何如朴安性議三監米穀反庫事擇秩高文臣斗量知數何如閔孝曾議三監米糶多年積在虛張其數依戶曹所啓令秩高文臣斗量知數 上從壽童議○金壽童議大典只許士族婦女代訟妾不可代其奴病不能就訟者外餘依大典施行柳順訂議凡爲宰相之妾名分雖同然爲家母者則係一家之重其與有室者所畜衆妾不同一切親就訟庭未便許奴代訟恐或無妨盧公弼議以大典之法觀之宰相之妾自己訟事固不得代訟大典亦云二品以上有子女公私賤妾許以自己婢告官贖身此國家優待宰相之意也其宰相作爲家母之妾親就訟庭似爲未便從權許令代訟鄭眉壽議大興內堂上及士族婦女只許代訟然宰相家畜妾則羅致訟庭與吏卒相狎不合事體今後二品以上家畜妾亦許代訟成希顏議凡人妾既許自訟則雖宰相之妾固不可代訟但若有人已爲宰相妾間雜於吏卒稠人之中爭辨曲直是平生羞恥事不肯就訟則其

心行可嘉一從常典督迫致之使人爲善之路似乎不廣如以是爲心不欲自就者勿論夫存歿許令代訟朴安性議宰相之妾代訟事嫡妾之分至重不可使奴子代訟一依大典施行閔孝會議宰相之妾代訟事雖名爲妾以家母畜之則親就訟庭似爲不當但代訟之法載在大典權鈞議大典本意則爲人妾者法當親訟但九詞訟自有文券可辨曲直其得失不關於親訟代訟也宰相之妾不必親就訟庭許令代訟李孫議嫡妾之分不可紊大典之法不可改雖宰相之妾不可與士族婦女同論一從大典金應箕議士族婦女無夫寡居者許令代訟大典本意也妻妾訟事親訟例當其堂上以上及臺諫近侍不得親訟者代訟可也雖堂下官如或出使或有病或職掌緊關者代訟亦可洪景舟議大典士族婦女許代其訟而大小人負妻之所訟無議焉者以不足論其代否也依大典不許代訟尹金孫議大典囚禁條註士族婦女九詞訟許子孫督姪奴婢中代之既非士族婦女則使之親就訟庭立法本意也法旣如此則豈可以一時喪妻宰相家母之故而許令代之以撓其法乎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辛允武議喪室者雖賤妾作爲家母則其親就訟庭似乎未便然大典乃祖宗朝以法亦不可輕改

申用漑議親就訟庭朝士之妾稍有家道者例皆不顧以故奸詐之後  
因其不顧怯制督出以規利作弊者多已為不問况宰相之妾因喪室  
作為家母並今就訟則於事體甚為未便當以收代訟鄭光弼議若為  
人妾則已為賤類雖喪室宰相之妾與凡人之妾其分無間不可異之  
但宰相以久遠率畜之妾使親到訟庭難處吏卒同事體非便雖理直  
之事自應難見隻人知其難見強聒督見使不得代以他人而以獨自  
親著僥倖得勝則似非平理若令宰相之妾必令親訟則其弊將有其  
族類等先意不見爭起訟端以奪臧獲者多恐大典本意初不如是且  
今士類皆自代訟而宰相妾勢難親訟故乃使具奴代之有何不可李  
站議大典內士族婦女凡詞訟許子孫婿姪奴婢中代之臣意謂此指  
其寡居而言也夫若存其妻妾之物夫當自訟何必代人為訟乎若喪  
夫士族婦女則固依大典代訟妾則雖已前宰相家母亦當親訟且凡  
言妾則一也不可以家母而分辯之今若宰相為妾財物欲使代訟許  
令聽理恐或無妨於大典本意 上從尹金孫議○傳曰以李繼福時  
推照律事問於領議政朴元宗左議政柳順訂朴元宗議李繼福只服  
宗諡接待之事不服給馬帶率之事繼福亦宰相且叅勲錄據定大罪



於事體何如柳順汀議李繼福以觀察使接待僧入固有罪矣但給馬  
事繼福不服而以驛馬私與論斷似乎曖昧傳曰宥之○弘文館副提  
學李自堅等上疏曰臣等伏覩 殿下頃緣時令失序下書警省引以  
歸已異聞讜論臣等不知 殿下因時變求言以應故事歟實欲聞讜  
論以答天譴歟臣等聞應天以實不以文夫實者誠而已應天而不以  
誠則規規文爲適足以慢天求言而不以誠則詭詭顏色亦足以拒人  
臣等以爲 殿下應天之實不過曰正心術辨人才礪廉恥而已臣等  
謂人君立法之本在於正心術正心之要非一而其實莫急於斥異端  
衛吾道而已知異端之害吾道而斥之不嚴則反以害吾心古人所戒  
發於政害於事害於心者此也頃者朝廷請革忌晨設齋論事數月竟  
未蒙允近日請去大典度僧之條宰相臺諫侍從論列不已而 殿下  
教曰既非行用不削何害臣等不審 上意所在夫著法令甲者將以  
經世示人以必行也以久廢不行之條猶載之令甲者將何所待耶無  
所待而削之不亟則孰不以 殿下見道不明而崇信異教之心隱然  
在也若以爲先王所立科條不可卒去則充塞仁義壞人心術者雖  
先王所當信奉者猶可去之不疑況此度僧之條自 先王已廢不用

者乎事在必去而猶諉之 先王不快從輿論臣等謂 殿下正心之  
術則有所未至也昔舜之命九官也曰朕聖讒說殄行曰而難壬人一  
有讒說壬人接迹於朝則變亂黑白眩惑視聽使上下疑惑正人受誣  
人主必洞察於此并去兇邪明揚善類然後是可謂辨人才而清朝廷  
矣朴永文本陰陂無類寅緣功籍得齒宰相猶不安分乃譁張臺諫之  
言幻惑大臣欲離間朝廷其陰譎極矣當逆諸四夷以懲其惡 殿下  
以功故特賞其惡其記功之恩至矣復何加焉今者下旨特叙東班乃  
授工曹判書六卿非報功之地非賢能不可以功冒處况陰陂險譎如  
永文者乎臣等聞功懋懋賞未聞功懋懋官也若以六卿重任爲慰悅  
功臣之具則有膚寸微勞者皆以爲卿相之位亦可以功例致人人以  
永文進退窺 殿下淺深也宣麻一下遠近駭愕臺諫侍從論列不可  
者非一二而猶確然不納臣等謂 殿下辨人才之術有所未至也臣  
等聞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天下國家之患莫大於  
士大夫無恥士大夫無恥則見利忘義懷私滅公喪其所守日趨功利  
舉世靡然莫覺其非國欲不亡得乎古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衆子  
皆入於學伊之優游漸漬以成其德學優則仕今也不然巨家大族憑

籍光寵教養子弟惟務拜起便旋以媒進取乳臭之徒爭藉仕版猶恐  
無仕之或後驕淫矜誇服美于人遠近慕之遂成挑達之風如有挾冊  
就學者群聚笑之習尚如是孰肯自脫於流俗以取侮笑哉怙侈滅義  
敝化奢麗實倡於巨家未知國家尚何所賴乎此雖為公卿大夫者不  
知廉耻之可尚而自壞其守然其率勵轉移之機端在於上巨等竊恐  
殿下勵廉恥之實或有所未至而然也夫勵廉恥使士習歸正辨人才  
使邪慝自退則唐虞之治不越是矣至如本源之地所係至重所該甚  
博至誠之外更無他道絲毫之偽一接於心則如人受病先見於外可  
不懼哉伏願 殿下抑左道以為正心術之實斥陰類以為辨人才之  
實審好尚以為勵廉恥之實則國家幸甚○甲戌御書講 御夕講  
○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李思鈞所啓儒生奢侈事令父兄宰相敦  
勸而率之○大司諫成世貞上劄極論度僧朴永文尹璋等事○乙亥  
御書講○御夕講○大司憲朴說等上劄極論度僧朴永文尹璋等事  
諫院亦論啓皆不允○傳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卿大夫元  
士之子與凡民之俊秀莫不入學教以禮讓此治化所以隆興也近日  
卿大夫子弟席父兄之勢競相奢侈乘肥衣輕服美于人年纔及冠輒

媒仕進未聞就學讀書以古人修己治人之道爲志者國家深慮此弊  
敦勸之方不爲不至而未肯率教卿大夫之家如此况其下乎此豈特  
君上之憂抑爲父兄者之羞也苟公卿大夫深體予懷倡率於上則士  
庶人之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訓子弟皆令入學受業崇儉素之風革  
躁進之習以禮義廉恥自勵變化氣質大有成就使諸儒士有所觀感  
焉○命議罷女樂當否金壽童議女樂用於禮宴甚褻慢固當不用但  
君臣禮宴不可無樂若不用女樂則常用男樂姑令該曹酌定男樂之  
數使之教閱試其可用與否然後更議朴元宗成希顏鄭眉壽權鈞奎  
孫洪景舟金俊孫辛允武李坵議皆以爲不可革柳順汀朴安性議以  
爲只可用於內宴閔孝會金應箕議以爲更考設立之意而改議盧公  
弼申用漑議又爲可革鄭光弼議以爲土俗用女樂固爲弊政至用於  
正殿尤鄙俚宜正士所欲革之者也但若欲卒革而悉用男樂則其男  
丁出處冠服等事極難在 祖宗朝非不知弊風而因循至今者意必  
以此也臣意以爲因舊爲便從光弼議○進賀聖節使金俊孫還自京  
師○丙子聖節使書狀官李希雍上聞見事件有曰獐子通事王榮率  
太監劉瑾谷大用家人來玉河館稱聖旨搜取白苧布三十四匹黑麻布

三十匹及魚肉雜物而去禮部郎中張潛問于通事李和宗曰通事  
王榮到爾等所寓之館搜取布子食物而去果然否答曰是若然則爾  
等何不奏達答曰外國陪臣所不敢序班李欽言曰王榮昵侍 皇帝  
左右日以雜戲為事帝取獫子所著毛帽皮裘裙襪入內令宮人依樣  
製之 帝與王榮及侍衛太監皆自著相稱為獫子遊戲無度日夕各  
乘馬奔馳終夜不返王榮之得寵蓋以此也序班崔瀛言曰太監王岳極  
諫 皇帝失德 帝曰汝性忠直宜可往莅南京中路遣人殺之自是  
無復有進言者又問之路人 皇帝不出太監劉瑾攝行 皇帝事云  
○御書講侍講官金世弼曰近因冬暖下御書求言館中共議條陳數  
事而一不見聽與初求言之意異矣因題檢討官金正國極論度僧朴  
永文等事參贊官姜景叙曰聽諫人主之美德度僧事既不行用雖有  
其法何損於 聖德然而今者臺諫侍從論執而不從於納諫之美德  
恐或有累存之無益削之何妨且永文之過大故前者盡逐其職只為  
奉朝賀而已大抵六卿有關當慎擇賢良以委任之且古者爵人不以  
功尉遲敬德於太宗有大功齊王元吉欲刺太宗敬德奪鞘太宗得免  
一日太宗謂敬德曰人言公反敬德無一言解衣伏地身無完處相持

而泣其君臣之分豈特父子骨肉哉然而終不任以事此無他治天下  
不可以馬上也王珪魏徵建成之黨於太宗雖也而卒用為相是治天  
下之道在用賢也永文臣與之交稍有學問然其過也如此將焉用之世  
弼曰景叙之論至當願留三思○臺諫啓前事不允○御夕講○丁  
丑御書講○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尹珣黃孟獻李峴交結宗親之狀見於  
推案請罪以全科皆不允○戊寅 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  
不允○己卯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庚辰 御書  
講○臺諫將前事再啓不允○辛巳 御書講○御夕講侍講官安彭  
壽曰養育人材之方大臣皆已啓之上亦以敦勸教之但外方遙遠王  
化未及平安道專不尚學咸鏡道之人其初不知學業李季孫為監司  
時勤於育才其後許琮為監司亦勤教誨故中生負進士者有之而今  
兩界無教育之方何知朝廷之意乎雖欲師受書冊缺少請依中朝例  
廣行刊板且國學儒生臨試期則居館者多 成宗朝別賜學田三百  
結此在常餉之外今會講儒生等令養賢庫厚其資廩則國家待儒之  
意至矣而儒生樂於居館矣傳曰書冊非但兩界他道亦可開刊儒生  
養育事依所啓舉行政院啓曰書冊有刊板處自當印布兩界無刻匠

紙亦稀貴而年運凶歉開刊為難今禮曹磨鍊要切書冊下送何如  
傳曰如啓○傳曰雍庫所納獮深黃桐油冬栢油皆不切於用並蠲減  
○臺諫啓前事不允○壬午左承旨李世仁啓曰黃海道書冊甚少並  
令禮曹磨鍊下送 傳曰可○御晝講○御夕講○司憲府大司憲朴說  
等上劄曰臺諫耳目之官古之明君必置言官者將以廣聰明也夫以  
一身之寡而應萬機之繁以九重之深而察萬里之遠非諫諍以寄  
耳目則其何以成國家之治保社稷之安哉臣等職忝言事其所言無  
非公論而 殿下從諫之心漸不如初求言之教屢下而聽言之實無  
聞焉臣等恐國事將日非矣度僧之法一時謬舉非為可傳之法也  
殿下自即位以來允所施為無非取法 成廟豈有他故哉將以繼志述  
事增光前烈耳今者 殿下於度僧一事不能快斷以缺群下之望  
臣等未知 聖心之所在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  
兼師傅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然則六卿之選不其  
重乎朴永文陰險貪縱恣行無忌前日原從錄功也公受賄賂恬不知  
愧聞者唾鄙永文自知為物議所棄仇嫉正類陰肆傾擠扇浮言搖撼  
朝廷使大臣臺諫互相疑貳所行如此而 殿下擢置六曹之長排群

議而用之以累清明之治何哉書曰勿誤庶獄又曰惟良折獄然則任刑之官其可不擇乎庶獄猶爾况詔獄乎 殿下勵精為治尤軫刑獄

尹璋以輕躁妄舉濫居其任則何以副 聖上仁恕之心乎諫院亦啓

前事不見○癸未 御書講○御書講○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見○甲申

御書講○御書講○御書講○臺諫啓前事不見○以尹金孫為慶尚道觀察

使李堦為戶曹參判金世弼為弘文館典翰李思鈞為副應教趙邦彥

為司諫院獻納金淨為校理洪彥弼為副校理崔命昌為修撰○全羅

道觀察使洪淑狀啓曰全州居生負兵齡老以獨子生十歲母沒鞠於

繼母既長事親無違繼母先父而歿移葬于南山麓歎粥哀號既葬不

離墓側期年始食蔬食丙寅春父以熱病終于家殯于家東山麓晝夜

擗踊號哭歎粥而墨伏苫不起時廢朝短喪法嚴齡老衰經暫不離身

哭奠侍殯不出於外隣戚恐其被禍諭之曰時主之制不可不從權變

其服以全門戶可也答曰予豈不知其然父子之情天性也雖以是伏

罪死無所恨遂不變歎粥期年以禮終三年○乙酉工曹判書朴永文

啓曰臣性庸劣不合判書前日再辭未得蒙允且自有公論故不更啓

達矣臺諫謂臣於原從錄功時多受賄賂此言是也然其時臣作罪罷



職故不參焉其後臣見廢朝時凌辱其主者皆得參錄臣奴亦在其中  
臣大驚而唱曰如此凌上之奴不可錄也朴元宗等聞之即削其名又  
有姦詐之徒同名者百餘人臣與郎官往堂上家皆削之其見削者疾  
臣欲殺之指臣多受賄賂臣何自明臣在水火之中復見天日以中訓  
為正憲臣願 聖筭萬年本支百世而賢士大夫布列朝廷矣何欲使  
大臣臺諫角立乎臣庸劣結怨奸猾指臣為貪饕此臣之過也若改本  
職則臣寤寐得安矣傳曰原從錄功事予不知矣雖云請托磨鍊者  
非卿也勿辭永文再辭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水星晨見東方○太  
白晝見○丙戌臺諫將前事三啓不允體察使從事官柳義臣啓曰  
觀前事目則稍干於士族者皆不抄定今以文武科之子與於從民者  
只一李蕃孫其情理以曖昧不能擅改收議何如傳曰其議之領議政  
朴元宗議曰前後入居事目內只論兩科出身者而不及其子蕃孫亦  
於入居抄定後入屬別侍衛則今避入居實難況士族子孫生長鄉曲  
或好田獵或以家畜自娛終身廢業自棄者多以比言之尤不宜輕改  
左議政柳順汀議曰入居事目內無文科出身子誓勿抄之語故蕃孫  
亦與抄錄然入居例皆庶民若干於士族則皆不抄况正科出身人皆

以為寵榮至如中原則旌表其門閭以寵之蕃孫以文科出身人之子  
誓不得免入居則正科出身寵待之意安在其於勸獎之方亦或有乖  
右議政成希顏議曰蕃孫之訴欲藉父及弟以免入居前此固無是例  
但士之策名于朝莫貴於由科舉而出者故歷代帝王必旌異之使人  
欽慕以自勉容今一正科人之子用勸其餘豈非美意乎仍為永式似  
當從希顏議○太白書見○丁亥 御書講○御夕講

十二月戊子朔

御書講掌令柳仁貴正言金璇啓度僧朴永文等事

不允仁貴曰金粹硜今為穩城府使以年老不合邊將被駁見適今豈  
可合於永興乎尹商老為鐵原府使尋劣不能治民有甚於朴而溫請  
並改正南祚朴之謙以不得齒士類啓之而今或為司圃或為主簿與初啓  
之意異矣金璇曰正郎金世瑀不合兵曹請迺之以李克正為內禁衛將  
內禁衛禁軍也而武士所會之地克正之微賤何能鎮服乎且戶籍與軍  
籍並舉則騷擾不可勝言請先畢軍籍後改戶籍傳曰粹硜前則以穩城  
邊方而年老故適之永興內地雖老豈不合為府使乎商老若無過失則  
前此亦任守令鐵原豈不堪乎南祚之謙既降授為司圃為主簿故不允  
戶籍事前亦有以此啓之其相考以啓世瑀前亦為兵曹佐郎今為正郎

有何不可○慶尚節度使柳繼宗狀啓釜山僉使李友曾廉謹奉公  
撫恤軍卒仁威並行○巳丑 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傳曰靖國功臣父母追贈依原從功臣例爲之○庚寅陽城君尹璋  
啓曰臺諫以臣爲躁迫其言甚當臣累爲守令欲竭力國事果爲不中  
之事臣資質不美奈府雖非獨斷之地臣心未安故請免不允○命給  
弘文館奴婢并二十口從本館啓也○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  
事不允○辛卯臺諫啓前事不允○壬辰臺諫啓前事不允○癸巳  
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衛將李宗禮啓曰金同  
許告偷物人尋蹤搜探則二處皆儒生家其所偷之物只佛經耳傳曰  
若儒生則只持佛經矣或假稱儒生而爲盜者亦有之矣其招問誰之  
子而書啓政院發牌捉致儒生趙文新柳紛金永弘等三人於政院問  
之乃中學儒生也其祖父等皆有名朝士也同副承旨李希孟問曰汝  
等往青溪寺偷物然乎趙文新等答曰非偷取寺物今月初三日與友  
二十餘人往宿青溪寺下村人家翼日早朝上寺寺中只有一僧探取  
佛經而來來時示僧以我等所裝曰只取佛經僧曰何來之晚也傳曰  
汝等不就學登山作弊儒生上寺亦有罪矣雖不取雜物其偷佛經與

盜無異固當罪之然汝等言直故特赦後勿如是須就學勤業○傳曰  
四學成均館儒生等不就學登山作弊其長官不檢之故也四學及成  
均館官負等推考○傳曰近來儒生等勤學之方靡不盡舉而怠於就  
學外則山寺京則閭里驕橫侵奪不顧國家之令典此父兄之不嚴教  
師長亦不檢舉之所致也自今以後雖或奪細碎之物依律科罪常時  
館及學中禮曹不時遣郎官點檢累次闕到者罪其父兄停舉當身不  
使儒生橫行中外勉就庠序事使禮曹磨鍊節目以啓○兵曹啓曰平  
安道於赤島上端鴨綠江歧分東流處秋旱水淺時雖有防塞夏節水  
漲旋即決潰不得經久宣沙浦鎮則四邑要衝之地輕易移設未便麟  
山鎮則雖防禦不緊數少軍人除出彌乙申設堡分防則兵分力弱兩  
處皆孤單並仍舊施行何如依先○甲午 上親傳 宗廟社稷香祝  
○臺諫合司啓前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乙未臺諫合司啓前  
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丙申 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合司  
啓前事不允○丁酉 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合司啓前事且啓金  
世瑀為兵曹佐郎時未取才軍士賸錄於取才案此奸吏之事非朝士  
所為今為正郎何異佐郎時乎請迺答曰金粹礮前者政丞等以老啓

適者只不合邊將故耳然永興大邑粹經老不堪治其適之餘皆不見  
○命賜釜山僉使李友曾表裡一襲史臣曰友曾浮華人也為僉使時  
待倭奴甚嚴至用刑杖彼雖貌從內實狠怒庚午之變卒陷于賊中兄  
弟皆死古人不賞邊功有以也夫○戊戌 御書講 御夕講○傳于  
政院曰臺諫方論求文不合六卿而曰朝廷之議亦如是云前既議于  
府院君以上然有未盡處其令六曹判書判尹等議啓○大司憲朴說  
大司諫成世貞等啓曰朴永文事自昨日伏閣待命未知教落尹商老  
不合鐵原請速適之傳曰朴永文事時未畢議尹商老事不見○午時  
太白見於已地○己亥御書講○御夕講○府院君金壽童議曰凡犯  
罪者推考按其情法照律斷罪例也朴永文若擅移闕內貫革果有罪  
矣然畢推照律照之似合法例領議政朴元宗議曰朴永文不合六卿  
事臺諫合司論啓必是公論然朝廷之意皆如是則未可知也且貫革  
雖在闕內若以軍器之物請借於其寺判官受帖字出門則不甚驚愕  
如其詐稱承傳出門則今臺諫所啓宜矣詳悉推考以啓後進退何如  
左議政柳順汀議曰朴永文所行誠如臺諫所啓則其適判書宜矣但  
永文受賂之言出於不察原從者之怨口不可取實而其短永文之言

又非永文之構成實聞於尹湯老而傳說於元宗則其論永文以爲貪婪以爲離間宰相臺諫遂以爲永文終身之累不亦曖昧乎至如擅移闕內貫革事臣未知其由按驗後科罪未晚不須先罷其職右議政成希顏議今啓永文爲受賂離間宰相臺諫等事則在臣赴京時臣未詳首尾且 聖鑑所洞照故今置永文於六卿臣何議爲其貫革擅移與否辨之無難辨之後科斷未晚盧公弼議曰永文功重宗社授判書何妨但臺諫以人器不合合同論請久而不已又發其擅出貫革之罪永文既爲公論所不容宜適判書也其貫革事不可不畢推考而先罷其職鄭眉壽朴安性權鈞李蓀金應箕洪景舟辛允武申用漑鄭光弼之議大槩略同從朴元宗議○臺諫合同啓曰貫革事適出於言事之時故從而啓之合同本意不在貫革永文不合六卿故也觀議得欲適判書者居多以此亦知朝廷公論也再啓不允○朴永又上言其略曰司憲府以臣詐稱奉傳叱勅貫革守直人擅自取來出公緘臣從實答通專不分揀請與尹熙平尹仁復就獄發明以伸冤閭下上言于政院曰如此之事不可移他司大臣之事又不可下獄推考也○庚子 御書

講○御夕講○臺諫合同啓前事不允○平安道觀察使狀啓曰道內

都會設立後儒生等稍稍興起而邊地寒生雖志於學而書冊專無未  
得讀書校書館所藏通宋鑑四書五經請令該司磨鍊多數下送以便  
教誨啓下禮曹○禮曹啓曰慶尚道勿學朴胤在廢朝喪制廢毀時盡  
情行喪節行卓異令本道旌門復戶以勸後來從之○辛丑傳曰有腫  
證其停晝才講○臺諫合司將前事三啓不允○壬寅臺諫合司將前  
事六啓不允○癸卯先是咸鏡道觀察使高荆山以慶興鎮僉使崔  
三俊及虞候權然不謹防禦致被虜擄金石崇女子等三人而去具由  
馳啓兵曹啓曰依律科罪則杖一百邊遠充軍也今觀推案彼人與金  
石崇有嫌故也實非犯邊依律似乎過重 上命收議大臣金壽童議  
邊事至重若鎮將少有不謹備禦致有賊變當依律科罪以嚴軍令但  
虞候權然其時防禦於會寧鎮則與本鎮將同科過重節度使崔漢洪  
守任日淺似宜寬論朴元宗議聞近來邊將等劫於昇平防禦事不謹  
措置府使崔三俊依律治罪以警他鎮邊將為當節度使則與鎮將稍  
異 上裁寬宥深合事宜且虞候亦非如鎮將例而與鎮將同律科罪  
似乎過重成希顏議虞候權然府使崔三俊不謹防備致有賊變雖  
不大罪不可全釋節度使則鎮守日淺在所容恕 上從希顏議○臺

諫五啓朴永文事不見○傳曰今見議得宜以律爲之者有之矣然情  
法過重節度使崔漢洪則棄之鎮將崔三俊則答五十贖而適差屢候  
摧然亦逾差○政院啓曰弘文館副應教申錦遭父喪已致贖矣今又  
遭母喪致贖與否取稟傳曰其更致贖○傳曰大寶箴待漏院記君臣  
相警之文其新刻之懸諸兩闕○甲辰臺諫啓前事不見○臺諫上疏  
略曰永文性本貪鄙曩爲郎僚有不廉之謂及錄原從之功公文賄賂  
人皆垂罵既不爲清議所容仇疾縉紳之士信然欲噬者久矣駕煽虛  
辭陰說大臣將使宰相臺諫交猜角立擠陷善良以快私憤言之可爲  
寒心若使其術得行則朝廷之患可勝言哉幸賴 聖明在上洞照其  
奸即與大臣議正其罪盡奪帶職朝野稱快咸服 殿下之善斷快決  
也永文前日之事庶可懲悔而專不悛改恃功縱恣謀移闕內之物如  
取諸家略不畏忌推原定罪則其用心設計可謂慘矣永文雖有顯惡大  
過而 殿下謂有協策之功命叙東班陞爲六卿反寵秩之如恐不及  
是以 祖宗待賢之公器爲 殿下報功之私物然則勲盟之外忠善  
之士將何所用而人皆解體矣臣等伏閣累日天聽逾邈不識 殿下  
下之意所在也貪黷不厭驕縱無忌此固人臣之大罪王法之所先誅



也縱不可放逐竄殛于外願可使之一日在卿相之列乎臣等非病風  
鼓狂之人豈樂為言人過惡以取怨禍哉直以職在諫諍不容緘默朝  
廷之得失臣僚之邪正直論不諱臣等之任也容受直言退斥邪佞開  
衆正之路杜群枉之門 殿下之事也臣等極駁永文已經兩月迄未  
回天臣等深切痛心伏願 殿下思祖宗艱大之業審邪正消長之機  
亟迺永文之職以伸公論則朝廷清明人皆激勵而泰和之治可立致  
矣不兄○乙巳臺諫四啓朴永文事不兄臺諫又啓曰衛將柳世雄以  
捕盜之功給加宰相加資非輕當賞賜而已不可給加也且觀儻進豐  
呈先農祭等事大事多矣合司廢事不可勝言今者災變疊見內農作  
雖稼穡之事亦虛事耳姑停何如傳曰柳世雄以捕盜功賞之有前例  
矣內農只欲知稼穡之艱難為之甚當○政院啓曰會禮宴近來不行  
不可不舉然自今月十七日太白晝見天有災變當恐懼修省矣姑停  
何如○兵曹啓曰北道盧候權然事大抵道內生事則盧候加罪古例  
也權然雖不在其處以崔三俊例罪之彰其加罪之意節度使則以日  
淺不加罪辜亦下諭何如○臺諫又啓朴永文及柳世雄內農作等事  
啓曰天有災變內農作則姑停之餘不兄○傳曰政院所啓會禮宴事

甚嘗即收議于政府○丙午 御朝講持平金湜正言權希孟啓朴永  
文柳世雄等事皆不允侍讀官金淨險討官崔命昌極論朴永文不可  
不處之意不允金淨曰頃者青溪寺僧以狂童取其佛經稱爲盜賊以  
至上達搜探其家少無贓物只有佛經數卷臣意以爲在妄儒生欲拒  
異端奪經寫書雖非美事然因此而有傳旨云加罪父兄使長居學宮  
毋得出入然儒生不可以法律繩之而束縛之也若 殿下留意於崇  
儒重道則自然興化優游浸漬矣國家作成人材其以點檢儒生爲之  
乎書曰敬敷五教在寬教學者當如是何用法律乎 上曰近來儒生  
不就學宮捕盜將所捕儒生推問則曰非獨我也前此亦有取佛經者  
多云如此則何時讀書乎欲令就學勤讀故如是教之○臺諫啓朴永  
文事又啓曰柳世雄賞加重大何可以捕盜加階乎 成宗朝許琮爲  
全羅道節度使時張永紀劇盜而措置捕捉猶不給加黃海大賊金逸  
同劫勅監司兩李季全捉之亦不給加辛亥年北征時許琮成俊李季  
全亦不加皆但其下軍士則給加賞賜而已今者捕盜而給加與前事  
不同頃者給加田霖旣非矣何用再誤慶興有事變而崔漢洪崔三俊  
權然皆得免罪大抵武夫皆厭邊方而權然只合迤差殊無加罪之意

方面措置責在主將請加罪三人答曰崔漢洪則大臣議皆謂赴任日  
淺故命棄之餘皆不見○丁未 御朝講大司憲朴說大司諫成世貞  
啓朴永文柳世雄等事不允領事柳順汀朴說曰金淨所啓儒生事以  
子弟之故罪父兄不合事體可改此承傳 從之○傳曰宦官金順孫  
在廢朝諷諫見殺此在宦官稀貴之事不可不追崇令吏曹追贈旌門  
復戶以勸後來○臺諫合司五啓朴永文崔漢洪柳世雄等事不允○  
朴元宗議會禮宴乃君臣通宴進豐呈爲 上殿設也是皆一年一度  
之盛事非有故則斷不可廢也進豐呈 即位之後一未行尤不可停  
柳順汀議今有星變宜可修省然天人一理九事順於人心而無違戾  
則亦合於天心而不害爲謹天戒也自 即位以後畏天勤民不違進  
宴于 慈殿於 聖上誠孝何如今當歲時雖匹夫匹婦尚有所備以  
悅親心况國君乎今爲 慈殿進一宴此順乎人心而亦無違戾於謹  
天戒也若會禮宴可停之成希顏議今當星變君臣固當修省不可一  
念之或弛君臣同宴雖是盛禮當戒懼而停之甚合敬天之意若進豐  
呈則於令節為 慈殿設乃聖孝所不能自己也一歲亦不得再舉  
實一國人子所感動歸化之端非他宴飲娛樂之比也其事專主於子

以孝母豈非應天以實之一事乎李孫議有星變則固當警懼修省會  
禮宴則可停之歲時為 慈殿一進壽宴實出誠孝其於謹天戒何妨  
辛允武議內宴之設 即位以後未行今當行之然適有星變當謹天  
戒時內外宴並宜停之 傳曰今觀議得之意甚合情理故請於 慈殿  
慈殿教曰既不為外宴則獨受內宴心甚未安 慈殿之教如此內外宴皆  
停之○戊申受常祭 御朝講執義金克愐司諫許硯啓朴永文柳  
世雄等事不允克愐曰近有天變恐懼修省故觀儻進豐呈皆停至當  
矣先農祭不可廢也但儒生女妓老人歌謠結綵督出閭閻多有弊事  
至如士族婦女觀光者多難以禁止歌謠近於戲玩結綵亦不可繁華  
也答曰所啓至當然當此謹天戒之時雖暫行鶴呈才歌謠不可廢乎  
議于大臣○臺諫以朴永文柳世雄等事五啓不允○太白晝見○  
己酉御初講掌令柳仁貴獻納趙邦彥極論朴永文柳世雄等事不允  
特進官李孫曰近日有星變故停內外宴若會禮宴則可停而進豐呈  
則不可廢也夫小民至微而若值歲時則欲獻親一盃况人主之貴乎  
謹天之意恐不在此今此星變無乃民困愁怨而致之乎今年失農而  
京畿尤甚年分等第時前年則陳田未收稅今年則陳田皆收稅故京

畿多稅而百姓尤爲艱苦京倉公糴又督徵之民不能堪待年徵之何如傳曰公糴事問於戶曹以啓○臺諫合司啓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其實則聽諫諍進君子退小人是也 殿下久不從諫不合之人在六卿之位不遠適之此非應天以實也又啓柳世雄事不允○太白晝見○金壽童議親享先農是盛禮其獻歌謠不可廢也但務欲繁華不無其弊一從儉約只今備禮爲便如女妓歌謠略設呈才此非荒樂事依前例爲之似無妨朴元宗議歌謠結綵等事雖有古例若有天變不須強爲專除似無妨柳順訂議親祀先農乃盛典也歌謠等事固可依前例爲之但星變久不滅則不特歌謠等事不務繁華而已親祀亦宜停之成希顏議國有大慶獻歌謠自古有例今不可降殺但星變猶在則警懼日切奚暇 親祀先農以講綉禮乎盧公弼議歌謠廳粧飾非爲大弊亦非頻設之事不必減損前規但女妓歌謠今方謹天戒時停之爲便鄭眉壽議允國家慶事必獻歌謠亦是 先王舊制其珠翠幣帛收合之際似有騷擾合該司節中排設且本朝女樂仍舊猶不廢則歌謠與呈戲亦宜仍舊爲之何如閔孝曾議親耕國家盛事儒生女妓歌謠在所

當舉但損益亦宜隨時不必盛備 上從元宗議○庚戌太白書見○  
辛亥太白經天○壬子受朝參 御朝講講詩知事金應箕曰 成  
宗有教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予念征婦之怨曠戍卒之艱苦兩界軍  
官周年相迺烟臺戍卒以典設司破件遮日帳造衲衣以賜而今尚行周  
牟相迺之法而衲衣之賜猶未行之造衲衣時時往賜何如且人主宜  
於采芴之詩慎聽讒之害於葛生之詩念戍卒之苦侍講官金世弼  
曰木腐而虫生人疑而讒生讒不在遠在於左右苟非明察不為信讒  
者鮮矣今朝廷和睦 上意必以為讒言安得而入乎然讒之起非出  
於危亂之時雖太平之時亦能入之當自戰兢不構危亡之階正言金  
璇以朴永文柳世雄等事啓之傳曰柳世雄事大臣亦為言其未便者  
其收議于政丞朴永文事不允○政院啓曰金應箕所啓衲衣事與兵  
曹同議節目磨鍊傳曰可○臺諫合司啓朴永文柳世雄等事答曰永文  
事不允世雄事已令收議耳○太白經天○癸丑 御朝講○金壽童議  
曰柳世雄再捕強盜其功甚大然爵賞至重堂上加不宜輕授賞賜優  
厚為便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顏等議亦同傳曰今見大臣議如此宜  
優給其賞○臺諫啓朴永文事不允又啓曰 成宗以雷震命適領

議政尹弼商贊成李鐵堅今之太白之變甚於雷霆可不以退小人爲  
弭災之道乎七啓不允○甲寅 御朝講大司諫成世貞曰 成宗朝  
大學生等上疏指尹弼商爲奸鬼 成宗嘉納之至廢朝臺諫言事皆  
以觸上之言罪之戊午年以後入經筵者如就死地皆爲保身之計至  
甲子年後朝臣敢諫者無一人今遇 聖代庶幾復見 成宗之治若  
嘉納諫言則孰不敢言極諫乎朴永文事至此留難未知 上意也持平  
金湜亦以此啓之皆不允○領議政朴元宗患風腫 上命賜藥○臺  
諫合同啓朴永文事又啓曰今聞尹璋爲平安道觀察使前此爲義禁  
府知事時以其性躁急不中故論啓不允矣然義禁府則有判事副知  
事矣觀察使受方面之任死罪以下皆直斷况平安道天使往來之處  
其任重於他道請改正且尹璋被駁未幾吏曹卽擬亦非矣答曰朴永  
文事不允尹璋近日雖被駁豈不堪觀察使之任乎吏曹之擬亦以此  
也○憲府啓曰論事時金對以大司憲在外往來必經累日請改之答  
曰改之○太白經天○弘文館上劄極論朴永文事不允○乙卯臺諫  
合同啓朴永文事又啓曰今聞崔璵爲大司憲璵雖有踐歷不合本職  
請改之答曰朴永文事不允崔璵若臺論如是則改之可也又啓曰

朴永文事啓之二朔未得蒙允請迺臣等六啓不允○太白經天○以  
辛允武爲左叅贊朴說爲右叅贊金詮爲漢城府判尹曹繼商爲昌寧  
君崔璉爲禮曹叅判李自健爲刑曹叅判孫澍爲漢城府左尹洪淑爲  
大司憲李站爲兼同知成均館事成世純爲忠清道觀察使鄭光世爲  
平安道觀察使韓世桓爲吏曹叅議○丙辰大司憲洪淑啓曰臺諫重  
選當擇而任之憲府長官尤不可不擇臣質本魯鈍近日在外未知朝  
廷之事請辭答曰勿辭○臺諫合同啓曰朴永文事旣不得蒙允臣等以  
言官不可就職請迺不允○大司憲洪淑又啓曰朴永文事物論皆謂  
不合宜得有名望者爲憲府長官得回 天心故辭職然下教勿辭則  
臣當就職但臣爲全羅道觀察使時見政目朴永文爲判書大驚以爲此  
朝廷之失政臣到京見之則臺諫至今論啓不允永文不合六卿事前  
後臺諫皆已啓達請從臺諫之言斯速改正○臺諫合同啓曰鄭光世  
性煩濫故前判工刑兩曹皆駁迺今亦不合平安道觀察使邊脩爲副  
揔管司宰監提調其性貪汚不宜典禁兵且爲提調也朴永文事臣等以  
言官未得蒙允請迺臣等答曰鄭光世邊脩前雖被駁以一失其可輕  
迺乎朴永文事亦不允○大司憲洪淑獨啓朴永文鄭光世邊脩等



疎

事請速聽臺諫之言傳曰朴永文有功人不可以一失終棄若以一失棄之則無自新之路餘亦不見○捕盜將李宗禮啓曰臣追捕北青門外盜賊皆逃躲一人中失而斃斬首而來○大司諫成世貞執義金克幅等呈辭職狀云臣等俱以無狀忝在言官伏見朴永文貪黷凶險不可在六卿之列以廢職事伏閣論執 殿下拒而自用以塞諫諍之路臣等不勝失望臺諫之職以言爲責不得其言則去豈宜尸位苟容以負公論請迺臣職○太白經天○丁巳傳曰捕強盜即斬首甚不可也且昨北青門外聚會者其真盜乎問而啓之宗禮啓曰昨日觀賊形狀則以盆炊食伐木積置行止皆真盜○命召臺諫就職又辭而退○大司憲洪淑獨啓朴永文鄭光世等事至四不見○政院啓曰經筵不可無臺諫而新授守令署經者亦多今臺諫持公論不就職請速快從再啓不見○傳曰命臺諫就職又辭而退如是者再○太白經天○是年改軍籍正軍十七萬七千三百二十二雜軍十二萬三千九百五十八

五年

大明正德五年

正月戊午朔臺諫啓曰臣等以言官累日論事

上猶不

從不可就職義當辭去然此事大關故敢啓今日乃元朝也無臺諫受賀甚妨事體大司憲洪淑獨啓曰永文不合判書朝廷所知鄭光世邊

脩等事留難不從不勝失望且國有大禮臺諫不入班此承旨不即出  
命牌之過請推皆不從○太白晝見○政院啓曰今晚通禮院官負來  
問曰外位既立待臺諫入班否臣等答曰臺諫時不來不可待也臺諫  
使人問曰等亦入班否答曰今已排班不必隨班然隨意爲之○弘文  
館上劉極論永文又言兩司論事迄今不從恐有拒諫之意 答曰永  
文功在社稷予豈拒諫而然乎○臺諫啓曰元日受賀百官皆會無臺  
諫可乎承旨在近密地不傳復職之 命請推之 命行公推之○  
巳未 命臺諫就職臺諫仍啓曰賀禮不可無臺諫之意政院不取  
稟只曰無臺諫亦可行此言必有後弊遂辭去洪淑獨啓曰前者  
上接見華使時臺諫不參班故不動駕臺諫有關於國甚大今賀禮無  
臺諫承旨不可行公請罷其職又論永文事皆不兄○副提學李自堅  
等啓曰自古陰譎之人黃緣功勞見用於君終爲亡國破家前史昭然  
可知永文惡慝前後極論 上亦洞照每諉有功而拒之若終至朝廷  
不靖 社稷傾危雖悔何及不兄再啓曰永文前日被論蓄憤自造  
飛語構亂朝廷欲售奸慝此小人之尤者大臣議永文事循情不顯白  
其惡大臣之議亦失不兄○庚申命臺諫就職臺諫仍啓曰永文前

為黃海道捕盜將軍器寺直長李海在京不往及其論功亦錄海名永  
文罔上用私推類可知承旨自專之漸不可不糾復辭退洪淑亦極論  
不允○有盜賊竊發於諸處下書于京畿江原忠清等道監司令捕之  
○弘文館上劄其略曰永文凶惡一國所知大臣曲庇市恩挾私誣上  
將至主勢狃於上言路塞於下朝廷日紊天譴屢彰可不懼哉不從○  
太白晝見○辛酉 御朝講大司憲洪淑曰永文前日造語構亂言之  
寒心司諫許硯曰永文稔惡蓄奸不可置六卿典經蘇世讓曰永文被  
論當杜門思過偃然就政院啓曰今日正士皆前日流竄者賴 聖上  
復見天日遂以正朝廷為言是雖永文自明之事包藏默抑之謀隱然  
在於其言 上不答○太白晝見○京畿觀察使請於道內甲子年以  
後流亡人田地限主還減稅役從之○命頒賜三綱行實于八道○壬  
戌受朝參 御朝講執義金克幅正言金璇說經黃汝獻檢討官李耜  
等極言永文事 上不從○御晝講說經黃汝獻曰 成廟朝夜對則  
六曹參議亦入焉柳洵李陸皆以參議參知入參令 聖上勤御經筵  
其深於學問者雖外官皆令入侍經幄何如 上曰果然○御夕講檢  
討官李耜說經黃汝獻極論永文過惡 上不答○弘文館再上劄極

論永文陰險貪黷無狀不納○命大臣議北鄙防備之策初邊將等失撫士卒流亡殆盡本道兵使崔漢洪請移南兵補額令大臣議便否皆謂漢洪策不可○癸亥 御朝講○御書講○御夕講○太白晝見○命自今因簿每月初一日十一日二十一日錄啓以為式○甲子 御朝講同知事金詮請黜國巫于城外禁絕邪妄○御書講○御夕講○弘文館又上劄論永文麤猛無狀自明之失不納○太白晝見○乙丑 御朝講持平許暹侍讀官金淨檢討官崔命昌正言金璇極言永文之事○傳曰銓曹權衡人物不慎選用以致言者多駁今後其務慎簡○御書講○御夕講○命禮曹立勸學節目時學校類廢士習日偷故上欲以律繩之○以朴說垂同知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提學金世弼為同副承旨史臣曰申用溉曰吾嘗自愧主文今時之優於文翰者南袞為上其次姜澤其次金詮其次則吾不讓焉嘗與朴說同宿齋舍說挑燈讀書用溉曰君雖勤讀吾當以衣鉢傳於士華而不傳於君讀之何益說遂止士華袞之字也○江原道觀察使安潤孫請置書籍于諸鄉校使儒生易於講習時江陵人好學叅鄉解者頗多故請之○丙寅 御朝講大司諫成世貞持平金湜檢討官李紆極論永文凶慝 上猶留

難領事朴元宗以為人物進退非輕營救甚力且曰 成廟朝臺諫言

不納則退去大司憲洪淑曰元宗此言沮抑臺諫原其心則與永文之

無道何異哉史臣曰永文之終稔禍心覆宗絕祀是朴元宗柳順訂等

成之也其人之陰譎險惡國人所知而元宗等回護同功敢排公議以

惑 上聽其罪大矣永文置散怨望皆由於此而 上亦不疑任以將

權終抵不測之罪知人之難不其然乎永文初與彌勒當來彌勒當來 盜賊名號

交欲以濟事元宗又與永文交不智甚矣○命停歌謠于先農祭初有

天譴畏省故欲停之禮曹判書鄭光弼以為 上苟親祭則歌謠獨不可

廢遂議于大臣○御書講○御夕講○太白晝見○慶尚道觀察使姜

渾啓薦盧璣姜瑄李郊初 上因天災搜訪逸士下書故薦焉○命內

農圃自今勿內供蔬菜許民耕○慶尚道觀察使姜渾啓薦節孝人朴

胤羅有文及其妻李氏朴廷堅玉石堅等 上比旨令旌表門閭其餘朴

秀亨閔九韶等十人並令褒賞有差○丁卯 御朝講大司憲洪淑曰

元宗言臣交永文優於同生又言近日臺諫駁擊人物太過此言大妨

言路且曰 成廟優待功臣元宗以元勳自言優待此可恥之言且曰

成宗不納臺諫之言則諫者退去此則元宗欲 上不納臺諫之言

也 成宗樂聞臺諫之言故稱爲東方聖人幸有不納事而諫者退去矣  
成宗優待臺諫故所懷皆啓元宗以首功庇護永文而啓之其情不  
可不推司諫許硃曰元宗之言至爲驚愕其意欲使永文不遂判書也  
李海論功事朝廷皆知之乃顯然之事元宗欲議於政院則此無朝廷  
耳目也大臣用心不宜如此朝廷得失 上之過舉臺諫論之而大臣較  
其利害不言其得失非國家之福古之宰相欲專權者使諫者不言  
李林甫戒諫者曰君不見立仗馬乎此蔽人主之耳目也臺諫之言非  
權臣之利故如此今 聖明在上元宗少有畏心則何至如此乎洪淑  
曰 成宗優待功臣然其時韓明澮尚見黜門外元宗雖元勳首相不  
罪之則縱恣無忌憚而其漸不可長也不可推許硃曰盧思慎乃 成  
宗朝宰相當 成宗朝啓納諫之美及廢朝時開拒諫之路 成宗則  
是非洞照故啓以納諫廢主則勿冲故導以拒諫元宗言 成宗朝  
臺諫不如是請治元宗使朝廷知之若不迺永文則請迺臣等職洪淑  
曰廢主戮辱諫官事元宗親見而如是言之可乎 成宗手書教之曰  
喜多士之濟濟樂讜言之諤諤此優待臺諫之教也元宗亦知此而反  
以拒諫之辭啓之不可不推也許硃曰元宗在思政門外明聽金璫之言

而數步之內反自誣啓可乎昔趙高指鹿為馬恐復見於今日洪淑曰  
臺諫辭職則不入經筵例也然經筵大事雖呈辭而入侍矣第懼上  
意以永文事為不緊也許硃曰臺諫強論永文事非為自已也乃為朝  
廷也○命大司憲洪淑就職淑仍啓曰朴元宗謬達 上前事既以盡  
啓矣此國家關係之事也請不計元勲大臣而推問朴永文事臣持公論  
啓之而不允臣就職為難公論鬱抑須速逆臣等職又辭職而去○命  
臺諫就職臺諫又辭職而啓曰大臣之道見人君用人之非行政之失  
固當啓之矣元宗以首相不言永文之失反伸救永文大臣之道不宜  
如是其意欲沮抑臺諫壅蔽聰明也此專權驕恣之漸也請推之以警  
百官不納○領議政朴元宗啓曰臺諫以臣救朴永文為非臣以永文  
無陰險且無異同生云者非有他意朋友亦居五倫臣與永文同年同  
勲深知情實故啓之 成宗朝臺諫辭而有退去之時今則臺諫辭職  
不退故不得已從之以此啓之而已臺諫言 成宗孰若不聽臺諫之  
言則諫者退去是乃臣所不言而曖昧之事也功臣優待之言鄭有智  
朴之蕃以西征之功尚得為參判則永文參靖國功臣一等曾為郎官  
皆稱賢能安得不為工判耶此甚未便事故啓之非護永文也又非逼

已之事也李海事就議政院故啓之耳駁擊太過非獨臣言物議皆云  
太過此宜大臣所言臣以此心常念慮故啓之耳臣每辭領相一日難  
過公臺諫所啓如此宜先請臣失永文則已臣每待臺諫之駁而至今  
不駁此實欠處今適論啓宜速通答曰臺諫以政丞爲非予不知其意  
也功臣優待之言朴之蕃等亦拜叅判之言也宰相相爲可否而臺諫  
之言如此予不知也元宗又啓曰臺諫所啓何可爲非永文事未得蒙  
允以臣爲護永文須從臺諫之言今雖適之後可復用矣臣歲時已逼  
力疾出仕近來二度入侍汗滴於筵近欲受由調理答曰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可改永文事不可適受由事依所啓○御書講叅贊官李自堅  
曰永文事不得蒙允朴元宗所啓亦非矣大臣臺諫如此相及非美事  
也永文今尚康強若遷善改過則可復立朝矣廢事至多請速從之典  
經鄭士龍曰以永文之事臺諫久廢職事永文不必爲工曹判書也  
上曰今進講綱目有曰聖人嘉善而矜不能又曰忘過記功雖有一二  
微過安得盡之叅贊官李自堅曰三國鼎峙天下草昧之時雖忘過記功  
可也方今上親政五年激濁揚清此非忘過記功之時也何可以不  
合之人置六卿之位耶請勿留難士龍曰大凡大臣之有過誤者當



怒之然有顯過而人皆非之則亦不可怒也○命大司憲洪淑就職淑  
啓曰朴元宗與朴永文少時之友同年同勲故其所啓亦謂無異同生  
若親信如同生則亦自嫌矣元宗以永文之事皆是以臺諫之言皆非遂  
引成宗之拒諫今日之過駁以啓之是欲使臺諫不得言永文事也  
若畏忌公論則不得如此也國法之行先自貴近始不可以大臣大功  
而怒之古云乖忤權臣禍生不測臣等亦豈喜言權臣之事不得不  
爾也○命臺諫就職臺諫啓曰元宗之心本欲救永文故啓達之辭如  
此相戾其中尤甚者李海事及駁人太過成宗朝拒諫等事也天威  
咫尺誣飾欺罔暗引故事導君拒諫此小夫所不忍爲况首相耶廢主  
拒諫終至危亡元宗所目覩宜引君當道開納諫諍今反沮抑臺諫壅  
蔽聰明豈可謂大臣發明永文之事而仍請遙職非本情也本末不同  
心言有異是非倒錯不可不推也又辭職而去○御夕講李自堅鄭士  
龍再論永文事上默然○傳于臺諫曰朴元宗既啓可遙之由又啓  
所聞之事有何情乎○舍人閔愔將三公議啓曰以永文事事諫辭職  
廢事至多請速命遙永文傳曰臺諫侍從多有言永文者然其功重  
不可廢棄○太白晝見○戊辰受朝參御朝講執義金克幅曰朴

永文所失 上已知之而不適判書臣等亦持公論而啓之未蒙允可何  
顏居職乎請速適臣等之職朴元宗曰臺諫駁人已甚朝廷似不安  
靜是不幾於杜塞言路乎李海在京而特參論功之列是永文之所失  
也而元宗欲庇護乃曰永文曾議於奉政院不幾於欺罔乎大抵言之  
是非不在位之尊卑豈以大臣而容恕乎典經蘇世讓曰朴永文被論  
當杜門思過而奔走於大臣之家欲救已事故元宗於經筵故永文至  
於失言此非小事請迺永文使之改過下教大臣使知失言之罪則於  
聖德增光有納諫如流之美矣然贊官金世弼曰近日大臣臺諫勢不  
相容互有排斥之漸是國家大事 上宜深思臺諫宰相之所言言  
有合理則當取而用之古有取義於孺子之歌而况臺諫侍從晝度夜  
思之言一無可取乎盧公弼以元老在傍不知是非乎臺諫之言皆順  
於理而 上所以拒之之事似未合理古云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若留難  
四三日則事之差誤不止於此也請速快斷李海持論功單字呈于政  
院承旨金璫問於李海曰汝亦下去而捕盜乎海乃矇矓不答璫強問  
則曰吾亦往捕永文若少有忌憚安敢如是乎人君須明斷如是之事乃  
可謂明斷矣臺諫雖聞而啓之未嘗知其實也臣等親見其失非徒適

職須推問其由以懲後人可也○成希顏李孫辛允武朴說啓曰朴永文勢不可不適臣等入侍經筵聞臺諫之言非欲永廢也今雖適之後可還叙傳曰侍從臺諫政府皆言當適是國論皆以為非也然永文之失何至於不得為工判耶推其所失然後可適也○議政府六曹將永文事反覆啓之 上命適永文職史臣曰臺諫駁永文已閱數月而宰相亦有陰庇永文者然公論終不可廢舉朝同辭而後適之嗚呼從諫如流不亦難乎○大司憲洪淑上辭職狀曰臣等於首相之事豈不詳聞而啓之元宗詳聞李海首末於經筵廳而即於 上前庇護啓達是欺罔天聰也發明永文之事而啓之曰 成宗朝臺諫言事而不得其蒙允則退去是杜塞言路也人主以臺諫為耳目若使人主不信臺諫之論則外間之言何由而知之是掩蔽聰明也 上教云於所聞駭愕所聞駭愕故臣等論啓耳 上教云元宗無情元宗之言曰臣與永文相善深於兄弟又曰永文為刑曹郎官時堂上皆稱譽豈無情乎庇護論啓以固永文之事然後恐有公論而又請適職是與免公論而言也非真欲適職也請推元宗○臺諫請推元宗庇護永文之事不見○  
停親祭先農謹天戒也○已巳 御朝講大司諫成世貞曰 成宗朝臺

諫一時彈駁洪貴達等六人而不以為過至於儒生攻首相尹弼商曰  
茲鬼不以為過今者朴元宗以臺諫駁人為過重激成拒諫之漸請罪  
之領事成希顏明元宗無庇護永文之意又啓曰姜景叙辭奉旨越四  
日而病死景叙累朝經筵官貧寒無比其妻當景叙之北謫盡賣家財  
至賣其裙以送景叙謫所國家既旌其里閭請致賻贈傳曰姜景叙與  
承旨無異依右相所啓其以承旨例致賻○漢城府判尹李季男左尹  
孫澍右尹沈貞等啓曰漢城府丁卯年移圓覺寺右寺窓壁皆破且帳  
戶籍及各年決訟文案藏於本府若相考時則別遣郎官于本府其弊  
不貲數少奴婢堂上郎官供饋日日輸轉是亦有弊請還移本府史臣曰  
前此右尹成允祖暴病而卒人以為廢寺之崇季男惑之托言文書而還  
士林譏之孫澍沈貞所守之不篤亦可知也○御書講侍讀官李沆曰  
宰相臺諫和然後國家可理宰相臺諫相軋則亂亡之道也大抵宰相  
尊臺諫卑宰相臺諫相軋則臺諫不勝理之必然我國有宰相臺諫相  
軋之漸非自今日戊午之禍由此激成之也宰相積憤於臺諫待時而  
發善人殆盡是亦不可不鑑也廢主不知是非以宰相之言為是而宰相  
得行其計使士類殲盡終成大禍今者臺諫論永文三月不得蒙允必

須宰相之言而允之是則上之聽諫無如流之羨也○議政府左贊成李孫以年老辭上以朝廷無老成不從時孫年七十二○臺諫啓曰邊脩貪汚不宜典禁兵又爲提調也且尹幸老南倣六月居中不宜陞叙張琳金允浩人物至庸來歷亦淺不宜陞叙南慄崇飲不治事不合光州牧孫山郡守徐汀綾城縣令金光厚爲人皆貪汚請並適憲府啓曰任訓前年二月居下堂上雖無經年之法不宜遷授守令崔瀟前拜戶曹佐郎九朔而改差後爲工曹佐郎才二朔通計前後僅十一朔陞都事都事亦過况陞正郎乎兩科出身尚不得如是官爵猥濫請改正傳曰邊脩雖武士成宗朝爲承旨豈不得爲提管提調乎餘亦不允○上命訪問中外臣庶當廢主短喪法嚴時不拘時制能服喪三年者全羅道觀察使任由謙乃以前主簿李長孫習讀任洪前訓導任深幼學任混金丸金文祖前總奉尹宗孫聞並命賞加以廢之○庚午受常察御朝講侍講官李思鈞曰國家中否賴元宗幾絕而復續爲元宗計者晝度夜思進盡忠言使國家永寧可也前日入侍經筵元宗聲色俱厲中有好勝之心指臺諫曰訐以爲直好言人之過故曖昧者頗或有之聞者莫不縮頸當廢朝時權臣好勝惡臺諫直言思欲一網打

盡指臺諫為黨使臺諫緘口終成大禍元宗以國家同休戚之臣不以  
公心為念思欲庇護永文此非大臣之道司諫許硯曰廢朝大臣惡臺  
諫直言蓄憤於心待時而發至戊午史禍柳子光成俊等搆成羅織清  
議之士連頸就戮此耳目之所覩聞也今元宗曰臺諫駁人過重朝廷  
似不安靜此惡臺諫將心也不可不推又曰自古亡國之臣初豈有敗  
國亡家之心哉但以惡人之直言而使國人皆莫敢違吾言故國人不  
言其是非馴致不可救之禍矣領事柳順訂曰朴元宗所啓臣未知其詳  
臺諫喜言事公論大興臣私自為喜雖駁臣之過不以為怒况言他人  
之失而豈有營救之理乎但元宗之意以謂原從功臣磨鍊時實不知  
永文受某人之賂且永文聞尹湯老之言言於元宗非永文構成之言  
也且成宗朝臺諫辭職還就職之言非以臺諫之言為過也始雖辭  
職終還就職無妨是元宗之意也硯曰元宗公然發其杜塞言路之言  
則臣等豈但啓以推考哉元宗之事不待多言而可知是非也若微官  
則雖非賢才可以堪任若六曹判書則非大賢不能堪况以六卿為臣  
子死後題碑之榮哉仍與掌令徐厚啓邊脩南淑尹孝老張琳金允浩  
南慄徐汀金光厚任訓崔瀟等事皆不見○傳曰大小朝官居中勿令

陞叙之法載在何典其考以啓○太白晝見○辛未 御朝講臺諫啓  
邊循尹罕老南倣張琳金允浩南懷徐汀金光厚任訓崔澣等事並不  
允○御晝講參贊官李世任曰聞生負姜淑智居龍仁縣捕盜將李宗  
禮以謂強盜而縛致亂用刑杖至拔足指又縛其妻囚龍仁經夜乃放  
其毀損風教甚矣且未獲盜而但疲驛馬其弊亦不少請推之侍讀官  
金淨曰人命至重明知其非盜而用刑杖使至於殞命非細事也世仁  
又曰 成宗朝優待生負進士無知武夫急於賞賜濫用刑杖枉殺無  
辜不可不推金淨又曰國家允死囚至于三覆懼其誤殺也今無知之  
輩急於邀功多殺無辜是可慮也 上曰近日捕盜將所捕盜賊移刑  
曹推考後終罪可也今宗禮妄用刑杖亦宜推考金淨曰近日勤 御  
經筵至為美事但帝王之學與章句儒生異也不但熟其口讀而已須  
知大意見於施為可也請與大臣商確與義見古之治則必與同道見  
古之亂則引以為戒可也○吏曹啓曰大典內五考三考二考一中者  
勿授右職載錄而已無居中過幾廢貶後陞叙之法又無永勿叙用之  
法故居中者何移他司矣移他司居上則陞叙恐無妨故注擬也傳曰  
居中人負遷轉事以臺諫所啓及吏曹所啓之意明日殿講前議于宰

相歸一可也○臺諫啓邊循等事皆不允憲府啓任訓崔瀆等事亦不  
允○壬申 上御思政殿講生負鄭球等三人 上曰前日儒生講畢  
宰相論難予甚嘉之今日亦可論難大臣等略相論難而罷○左贊成  
李孫上疏辭職其略曰去戊辰年臣以年老七十致仕未蒙允許旋承  
凡杖之賜感激而退未敢辭職勉就職于今三載精神氣力漸至昏  
耗月異而歲不同雖欲勉強自知未堪再瀆請免亦未蒙允贊成弘化  
之地所係至重以臣荒耄其可久處仰 答洪造誠懇雖切俯循 已私餘  
喘有幾伏望 命適臣職許歸田里使得怡養蒲柳之殘質少延犬馬  
之餘年則聖恩弘大死有餘感疏上以膂力尚強批荅不允○臺諫  
啓邊循等事荅曰南樛金光厚徐汀任訓等適差餘皆不允○癸酉  
御朝講持平金湜獻納權希孟等啓邊循等事希孟又啓曰近來臺諫  
所啓以而留難臣等缺望人君初政必從諫如流俾專耳目之任頃者  
政事之失令司伏閣必待公卿之言然後乃允則臺諫之任備負而已  
此雖重大臣之義而於從諫之道有妨荅曰近來彈論人物似乎太過  
若以小過而棄之則無自新遷善之路不允○臺諫啓曰金世熙以試  
射居首陞堂上世熙去年九月以試射官抄啓而追射未抄前八朔未



射之數若自初試射之而中間有故未射者宜計追射世熙則自九月見抄不宜追射請改其堂上加繕工監役安衍今授軍職前此承傳內繕工監役不足則須以軍職忠義衛等差定監事事畢還罷事有教而本安衍因監役授實職未便請改正兵曹以如此不緊人并付祿官而未挈家守令付軍職事既有傳教而不付祿者多至十員請付祿金世瑀被推事命棄政曹罪犯臺諫豈不細聞而啓之乎請畢推答曰金世熙事當公兵曹考前例安衍宜改差未挈家守令未付祿科者宜并付祿科金世瑀事既迤本職又經赦宥其勿推○太白經天○江原道觀察使安潤孫狀啓江陵府使韓汲以官中懸布一百五十匹貿穀事覺罪犯贓污請速罷黜從之○甲戌御朝講臺諫啓邊脩等事不允領事柳順訂曰成廟朝擇武才卓異者或三日或七日觀射今亦依此例試射甚當上從之○太白晝見○乙亥御朝講臺諫啓邊脩等事同知事申用漑曰近來政多猥濫臣則有罪人物可用者少隨闕遷轉難矣稍有可任之人則不得已陞叙其間不無失次金允浩前任尚州判官時以捕盜功陞叙事有傳教故陞叙其人未知何如也張琳人物皆言可當故陞叙其賢否臣所未詳南淑尹莘老居中日淺故臣難於注

擬而無職次可當人故陞叙且南倣登仕已以判官意非越次而擬之  
尹莘老為副正亦以為可當而用之居中者若不換任而在本職則必  
難陞叙以其居中遷任而後等居上故陞叙也大司諫成世貞曰尹莘  
老南倣居中陞叙事各在吏曹大抵下等則經年居中則必經一都目  
而後陞用也直長以下殿最居中換任他司則中前十朔計除此則有  
所懲矣向者用人非兩科出身則未易陞叙今尹浩雖少有捕盜功不  
可以此而遷陞右職也猥濫至此則人皆躡等躁進士風殊不美矣  
上曰金兄浩尹莘老筮任久矣若可用則陞叙不妨但居中陞叙當改  
正其適本職餘不允○丙子 御朝講臺諫啓邊脩等事並不允○檢  
詳韓效元將政丞意啓曰江陵府使韓汲所犯甚重請別遣秩高諳練  
朝官推鞠傳曰可○御書講○御夕講○弘文館校理洪彥弼將大提  
學意啓曰賜暇讀書人負寓居淨業院似不合龍山古基傾頽不可改  
構豆毛浦月松庵近地平行有可構處木石之輸亦便近限日起構使  
之讀書何妨傳曰可○弘文館副提學李自堅等上疏曰臣等聞聽諫  
之道有四心行無失治道無虧而猶欲聞箴警開道以獻忠誘獎以盡  
說是謂樂諫樂諫者興心行不能無失治道不能無虧言之而即悟聽

之而即改是謂納諫納諫者昌心行有過正之而不喜治道有虧爭  
之而吝改是謂厭諫厭諫者衰過惡日彰而惡人有言國事日非而疾  
人強爭聽諫不行而誅罰必加是謂怒諫怒諫者亡恭惟 主上殿下  
留心經籍勤 御經筵聲色遊田侈靡之樂不接於身勵精圖治勤恤  
之志不弛於心可謂懿主矣然 臨御以來五年于茲孜孜焉銳意勵  
志以古聖帝明王自期而宰相之進見未嘗訪理國之術侍從之環列  
未嘗問造道之學臺諫之進說徒見吃吃乎難入然則 殿下之於諫  
言既不能樂又不能納非厭聞而何其不至於怒特一問耳心行何由  
而修治道何由而隆 殿下未知聽諫之有關於治亂歟臣等揆之事理  
驗之於古昔為 殿下深言其效堯有進善之旌舜好問好察禹聞昌  
言則拜此非樂諫者興歟伊尹有訓戒而太甲悔過周公獻無逸而成  
王成德漢文得治安策而幾致刑措太宗受十漸疏而唐室益隆此非  
納諫者昌歟漢武憚汲黯之嚴而海內虛耗玄宗息韓休之直而孽胡  
猖狂孝元踈更生之說而孝宣之業不振拓宗拒 仁之言而元祐之  
治陵夷此非厭諫者衰歟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子胥賜死而夫  
差就亡洩治見殺而陳靈被弑此非怒諫者亡歟大抵諫之而不樂則

其弊必至於不納諫之而不納則其弊必至於厭聞諫之而厭聞則其弊必至於怒惡怒惡則惡過日彰而不聞喪亡必至而不知可不懼乎是故古之帝王患不知身之有過知之即改患不聞治之有失聞之即聽今則不然事無大小諫院論之而不聽憲府論之而不聽合司守闕而不聽避職固爭而不聽侍從不得不諫其失大臣不得不言其弊而猶邈然堅執不聽必待六曹合辭政府同啓後龜勉從之非徒近日爲然臨御以後已爲成例然則殿下之聽諫非聽其言之當理聽其人而已聽其勢而已言苟當理魏堯可採狂夫可擇何必拒臺諫之言退侍從之說隱忍不聽優游不斷動經數月公論以屈人情鬱抑至動一國之力駭萬民之聽而後始納焉殿下之厭諫於此極矣夫設官分職各有其任則臺諫者以言爲責其言若不悖於理固當曲從今累月固爭而不聽必待六曹政府之同啓使有言責者徒守其名而不任其事此爲國失其體統者也殿下有厭諫之心故國是不定議論不和此有國之大病也臣等聞天下之事變雖無窮原其理則不過是與非而已是則天下皆是也非則天下皆非也安有是於此而非於彼乎今之朝廷議一事則臺諫以爲是而宰相必以爲不是是與不是相對

其中必有真是真不是而定論存焉論一人則臺諫以為非而宰相必以為是非非與不非相對其中必有真非真不非而定論存焉然而非與不是之間非與不非之中此衆心積猜蓄怒之地人君若不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從其是而不從其不是逆其非而不退其不非則其害有不可勝言矣嗚呼已不能奮忠直諫而陰抑公論以濟已私者顧何心哉臣等不暇遠引古昔直以耳目之所睹記明之自乙卯以後為大臣者率多好勝臺諫所言或忤其意不顧是非必大言折之以自是其非馴致朝廷乖爭言路閉塞至於主危身戮足為殷鑑昔者大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禹見百姓之異心猶為之痛泣今則朝廷各異其心殿下猶不足痛心乎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民和於野董仲舒曰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相為流通今宰相臺諫各守異論殿下莫適所從朝廷可謂不和矣朝廷不和而欲萬民之育天地之和亦遠乎近者天文失序太白晝見禾稼示異厲疫大興水旱風雹俱為傷穀此陰陽失調天地不和之驗也臣等未見 陛下應天之真而厭諫之端已聞遠近臣等不勝痛惜是非其終不寔朝廷其終不睦乎

臣等聞衡正而輕重不差鑑空而妍媸不亂人主苟能治其本源之地  
平如衡空如鑑而異論之起必思於心曰孰為是孰為不是若其言公  
虛懷受之如其不公斷然拒之則國是何患不定國是既定則群下自  
然同心輔政萬事各當其理為治之道不過如斯而已臣等昵侍經帷  
非不知 殿下保無怒諫之兆而厭諫之失不得不慮伏願 殿下恢  
弘受言之量不徒納諫而必至於樂諫 宗社幸甚傳曰上疏之意正  
中我病其曰宰相進見不訪理國之術侍從環列不問造道之學有可  
問之事則豈不問乎近者大臣侍從愛君憂時政得失民間弊癘無不  
盡言無有所問事也人臣入侍於前有懷抱則何必待訪而言之耶當  
知無不言也且以為朝廷不和此可驚駭雖宰相臺諫異言曰可曰否  
庸何傷乎疏 甚當其以此疏示諸朝廷○丁丑 御朝講臺諫啓邊  
脩金世熙等事 上曰人物若別有疵痕不能堪任者則不可用今所  
啓人物雖若驟陞皆可堪其職任何必改正持平許遲啓金世熙事  
上曰金世熙追射雖似不可優等則有之矣且東萊本以堂上差之世  
熙以堂上仍任東萊何妨領事柳順訂曰追射有例久矣武班不可長  
任京職更出邊方入京則隨時射之似無妨獻納權希孟反覆論啓不

兄○左贊成李孫啓曰臣氣力衰耗不能隨班政府禮貌亦不可廢將恐失禮且臣之父母年未七十而俱逝不得歸養臣之事君之誠非不至矣臣於父母既不得生死以禮願乞骸骨退掃先塋以親祭祀此臣之中情也又賜批答以勉之 聖恩如天無以辭謝然不能自強請解臣職傳曰二相不必氣力強壯者為之故不兄○政院啓曰 成宗朝凡上疏有關治道必命書入而觀之古有宜寫一通置諸左右之語今此弘文館疏書啓何如即 命書入○御書講臺諫啓邊脩等事皆不兄又啓曰韓汲事干監司已令都事推問今若別遣朝官則無委任監司專制一道之意其事干在本道者仍令都事推鞠在京者付諸該司勿更遣朝官不兄○以李孫兼義禁府事姜渾為工曹判書李繼孟兼藝文館提學○憲府啓洪彥國以鷹犬自娛罪關綱常而事干忍杖不服請刑推依兄○前叅奉洪彥國上疏略曰臣之父左叅贊洪貴達世祖朝及第歷事 成廟特紆非常之眷為臺諫侍從者二十餘年知無不言言無不聽 成廟以忠直許之壬子春又命為大提學眷注益隆尤自感激思效誠悃及廢主嗣位一以事 成廟者事之有懷必達有過必諫廢主嚴憚直言至甲子二月乃因非過織成大罪至於決

杖流咸鏡道慶源府去京師二千餘里之地流臣于平安道郭山郡臣  
母以此憂悸成疾是年四月死于京中六月又逮赴臣父于京獄賜死  
端川道上數三月之內父母皆不得其死一家之禍慘矣臣猶不自死  
滅苟延性命乙丑正月又逮臣義禁府四月移配海外巨濟縣爲奴八  
月又逮義禁府丙寅二月還配巨濟拘囚困苦慘毒之狀難以形言廢  
主末年誅戮尤甚臣竄逐海外日夜待死雖不在重服有何樂心而縱  
行淫欲乎聞者諫院以臣爲父喪三年內縱淫請所免放後鷹犬自娛命  
司憲府推考憲府三請刑推 聖上特察臣曖昧之狀命先推事于有  
違端而後推臣 聖恩如天庶幾伸究同處謫人等皆以臣專無縱淫  
事再度咨通臣實有亂常之事則一日之內膝播萬口雖兄弟親戚勢  
不得相諱金世弼朴守緯與臣隔離居接朝夕相從則臣之所爲雖飲  
食小事無不相知况如此亂常大事驚駭人聽者乎鷹犬事干亦公敬  
差官推考至於二次刑訊切隣人等皆曰專不見知夫鷹犬必於衆見  
處調放不可隱蔽於房閨之內臣實有如此之事則一邑之人皆有聞  
見况切隣人乎切隣人等以非自犯之事且非臣之奴僕而再次忍杖  
終不誣服則臣之不爲鷹犬自娛亦明矣今此兩事事干等發明答辭



如發一口無纖毫違端而司憲府但以諫院所啓請推臣身是必欲以刑杖取服而使臣曖昧之情終不得暴白於聖明臣實冤痛疏上命司憲府憑考疏內之辭分揀○戊寅御朝講講詩鹿鳴篇檢討官崔命昌曰古先聖王以禮使臣歡欣交孚以通上下之情後世人主不知以義上下否隔嚴憚畏息以至於危此人君省念處也上曰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如此等篇可用於君臣通宴然雅樂之不行於世以矣今可行耶知事權鈞曰時雖有古今樂豈有異行之則是參贊官李世仁曰禮樂百年而興今其時矣領事金壽童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禮樂之用美矣至矣今聖明在上安有難行之事乎司諫許硯曰禮樂不徒云爾禮有本末樂有文質不可以文末為先也壽童曰雅樂之行固已美矣我國語音不正舉行似難禮樂非徒用之於朝廷不可斯須去之於一身成宗朝亦廢淫詞等正樂許硯曰後世之事徒有文而無實必生其實而後其文可也臺諫啓邊脩等事下凡又請勿遣韓汲事干推考敬差官上曰其令本道都事推之經筵既罷仍進輪對言使各陳所懷○傳曰雅樂我國所不能行然此乃樂之大者今雖未製新辭如鹿鳴等篇蓋樂之正者今若用之則豈不美

我但侍臣之意不同其以此問于宰相○臺諫啓邊脩事又啓曰金俊孫今為成均館同知不合師表金許孫今為掌樂院主簿人物庸鄙用心不正不可齒於士類請適憲府啓金世熙金允浩崔瀾等事諫院啓徐汀金光厚金世瑀等前日被論駁而還授本品殊無貶降之意請並降職皆不允○賜四書五經小學通鑑宋鑑各五件于江原道江陵府觀察使安潤穆啓請故也○己卯 御朝講臺諫啓邊脩等事持平金湜曰前者權健安琛為成均同知時儒生樂為之就學其後金敬祖為之學者不肯赴學今亦以金俊孫為同知則儒生息弛無以作成矣上曰徐汀金光厚以不合守令故還授本職金世瑀以正品降為從品有何不可師表之任銓曹必擇人而注擬金俊孫以閒官可為成均同知餘亦不允○太白晝見○庚辰 受常參御朝講大司諫成世貞曰金世瑀冒錄不取才軍士于取才之列者多至三十餘人用心不正不可不推治知事金應箕曰國家從民實邊欲其阜盛人物以備邊方耳元居私賤人或賣入胡地或買來於此至於奉使之入亦有買來者有限人物如此買賣則其能阜盛乎或云與其入居他人寧禁買賣元居私賤可也且初設互市之法欲胡人和親懋遷有無兩已今國人利

於貿易毛物盡賣牛畜或以此易彼之所得中原綾段至廢朝尤甚然  
猝禁則夷虜生嫌令監司因便禁止可也大司憲洪淑曰今後猥濫買  
賣者在所當禁前日奉使人負亦有買來者請推考懲戒應箕曰咸鏡  
道人物雖私賤勿令買賣使之阜盛則緩急可以爲用也又曰在前  
堂下官差任處今皆以堂上差遣人物不足官爵猥濫釜山浦僉使本  
以堂下官差任而近以鎮服倭虜事建議以堂上任之至如江界富寧  
訓戎等處亦皆置堂上官安得不至於猥濫人之賢否不在堂上堂下  
但擇人而已仍用舊制以當 上曰人之賢否果不在堂上只在擇人  
可更議處之○傳曰兵曹判書全應箕所啓買賣私賤及仍舊制堂下  
官差任事金世熙堂上加惠并收議于宰相○辛巳 御朝講講詩常  
棣篇領事成希顏曰兄弟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同也然人主之  
於兄弟有君臣之義故易踈而難親於朝廷君臣之禮雖不相狎於私  
對燕見之時則不可不友愛也古之人君有以兄弟同衾袍者此則過  
昵矣亦當親愛之而已駙馬等有守喪無祿者宜周不給母使貧窶何  
如 上曰兄弟和樂上下同情則人道盡矣近觀兄弟有爭奴婢田地  
者此俗不美予甚痛馬○臺諫啓邊脩徐訂金允浩金光厚等事不見

○傳曰今朝領經筵所啓駙馬必漢川尉也其給米太二十碩○傳曰  
今考洪彥國推案則彥國鷹犬事金世弼朴守緯皆不見只見食肉事  
云事于亦不服其勿刑訊以食肉罪照律可也○壬午 受朝參 御  
朝講侍讀官金淨因講詩伐木篇而進言曰朋友五倫之一能盡其道  
則神亦祐之不盡其道則人倫廢而天理滅矣豈有神佑之理乎領事  
成希顏曰周公作樂皆以重事登歌如鹿鳴伐木皆倫之大者臣等在  
廢朝遠謫不暇顧朋友今者喜言朋友之過其俗不美須識此意同知  
事鄭光弼曰朋友人倫之大者漢有酈寄者至呂后廢漢罪勉圖事此  
固大矣猶謂之賣友近來擿發人過甚矣正言金正國曰宰相所啟駁  
論朋友此言雖當而猶未盡也取友當擇邪正若其邪也何嫌彈論牽  
於朋友之信則不專於事君此意不可不識也又啓曰唐太宗初既樂  
諫及後漸不如初輔臣等諍之太宗驚曰誠有是事乎此知其拒諫之  
為失德而有此言也臣前日啓興德寺空地許令種菜以供儒生而未  
蒙允可臣竊失望 上曰興德寺無家與否未詳知耳若空地該司啓  
稟為之何妨乎如比細瑣事豈可一一傳教乎○政府六曹議館軍蘇  
復事新屬人給復三四年則元居者受其苦故使元居人勿侵新屬人事

令察訪糾檢不能則治罪咸鏡道元居有奴婢者買賣他道人及京中人  
其奴婢及價物沒官若主居他道而奴婢居北道只收其貢勿許率來則  
避役投入者恐難禁也雅樂行用事如鹿鳴等篇音節殊異不合登歌依  
前朝盡削滯詞取其正者而用之爲便堂上官差任事倭虜所見處不可  
不以堂上而差任依舊制以堂上堂下官交差爲便 上從之○臺諫啓  
曰朴永文以竊盜大將在家初不知捕盜首末而及論功擅便以不察李  
海爲首是罔上也不可不治罪李海亦退在其家而無功要上賞亦當懲  
之仍啓邊脩徐汀金光厚金世熙等事並不見○癸未 御朝講講詩天  
保篇侍讀官李思鈞曰古之人君開誠心以待下下之人無以報君而祝  
君福祿如此謂君稱爾此古人親愛純至之情也是故上情下達下情上  
通上下交響歷年長以後世人君不悉下之人嚴憚如雷霆鬼神不可仰  
視既不取仰視况得通上下之情乎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故治不如古宜於  
此體念深省也○御之講○臺諫啓曰洪彥國縱淫鷹犬事甚顯著  
請加刑訊仍啓邊脩金世熙徐汀金光厚朴永文等事皆不見○甲  
申 御朝講○傳曰予偶覽輿地勝覽徐居正所製尊經閣記云上  
語左右曰今布列朝著者皆綺紈子弟不學無術學生必有通經史

識治才堪任用者令本館薦舉本館薦進士安良生 上優秩用之  
 又每月朔望引館官員儒生于內殿講論經義優加褒獎壬辰上命筆  
 相輪日仕本館會講經史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此事今可舉行矣  
 ○命史官五員分遣于成均館及四學點視儒生時就學者八百餘人○  
 臺諫啓邊脩金世熙徐訂金光厚朴永文李海洪彥國等事皆不見○  
 傳曰大學館儒生通經史識治體才堪任用者其薦與之○乙酉 御  
 執講○直提學金寬以病辭遣醫問疾○御書講講綱目至魏主睿荒  
 淫無度 上曰魏主好土功營宮室可戒而不可法也夏禹卑宮室惡衣  
 服此所當法也楊阜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此人  
 君所當取則也侍講官李沆曰 上教及此千載罕聞 上臨御以來  
 不事宮室游畋然人心操舍無常當日慎又慎不可少放也慎其所長  
 勉其所不及宜矣游畋宮室等事 上少無聞然但所不及者納諫等  
 事亦宜深省不可不勉說經黃汝獻曰唐太宗末年從諫漸不如初况  
 初不納諫耶近來雖 勤御經筵入大內不知為何事也文宗時標題  
 未穩處問于弘文館以此知其手不釋卷也○臺諫啓曰洪彥邦不謹  
 守喪前為弘文博士及學官皆貶改而今為典籍是亦師表不可不改

河琿以宣傳官未久而陞爲都事素無來歷亦當遷改仍啓邊脩等事  
皆不見○丙戌 御朝講○御書講侍讀官金淨曰點視儒生欲其  
勤就學也今也外方之儒聞之則爭相奔走僥倖書名者皆與焉殊與  
本意乖違請以到記考其圓點限數許赴叅贊官金世弼曰依 成宗  
朝例急取到記而來考其圓點限數許赴甚當方外儒生爭相奔走  
上疏請赴士風不美也傳曰點閱儒生所以勸使就學也更考到記有五  
點以上許赴庭試今後例考國點○臺諫啓延豐縣監柳場人物庸劣  
殘虐百姓流離失所請罷仍啓邊脩洪彥國洪彥邦河琿金光厚等事  
傳曰洪彥國事初見推案寧知至此咸昌換鷹事必有所由咸昌事干  
吏推之柳場虐民事何以盡知之餘皆不見○特進官李堦前於經筵  
啓曰臣見水軍迺番一朝來者往往者來絡繹無休更定二番相迺何  
如且節度使水使有侵漁者則非徒不休其苦尤甚當擇任之又如北  
道例以文臣爲評事有所畏忌必多相規別遣評事似難則以文臣稱  
虞侯差遣何如臣見慶尚道樓題有評事金宗直所題以此知南方舊  
有評事也 命收議金書童議我國軍民唯水軍最苦山行固非守令  
所當數爲而役水軍尤不可不必更立法條觀察使自當禁斷如二朔

適番庶得休息然貧乏者連朔立番備糧爲難且前此南方評事既置  
尋罷官制已定今不可更張但節度使虞侯並擇差以遣爲當朴元宗  
柳順訂成希顏李孫辛允武朴說等議大抵各官不宜數爲山行以勞  
軍民如爲進上山行時軍士數少不得已調發烟戶則水軍有田地者  
隨其所耕多少應役不得不爾不然則水軍不可依他軍士例用之於  
山行將此意下諭爲當水軍上副戶首輪次二朔相逆則當農月立番  
者有連月廢農之弊貧乏者一時備費二朔糧亦難然便否不可遙度  
令各道觀察使問其情願何如且南方虞侯擇差事前此累次受教銓  
曹豈有以別侍衛等類注擬乎節度使得其人則雖無評事自無不可  
節度使苟非其人則雖置評事何益假使有邊警亦何有草檄之事前  
日置南方評事未久遂罷必有其意况以文臣稱虞侯差遣又非設官  
本意仍舊似便盧公弼議水軍於諸軍士中最爲苦役其下番之時本  
官守令不加存恤而役之山行無休息之暇實爲不可下諭觀察使使  
別存撫爲當水軍一朔之番及南方虞侯差遣乃大典之法不可以小  
小利害輕易紛更若兵使水使不得其人則其幕僚雖文臣有何益乎  
但令該曹擇遣節度使虞侯爲便鄭眉壽議南方兵使水使朝廷非不



爲擇遣如水使則或有新進武士而虞候亦皆秩卑庸劣之類徒爲備  
負信如李場所啓文臣評事亦有古例必有規警相資之理雖曰已定  
之制事有變通革其虞候擇遣文臣評事甚當水軍事與元宗議同朴  
安性議我國軍士水軍最苦近年以來各官守令不計苦役依他軍士  
例督役山行等事雖下番之時無有休息甚爲不可今後勿役事下論  
觀察使爲便水軍一朔適番之法其來已久今若二朔相適則恐貧乏  
之人備糧爲難且南方勿遣虞候文臣評事雖古例既設還罷必有其  
由但節度使擇遣則雖無文臣評事其於措置邊事何有議入 上從  
元宗議○太白晝見○開城府留守李世英卒史臣曰世英律身清儉  
不隨俗俯仰古事都承旨與於政事故多所關請世英爲都承旨也默  
而不言政官曰令公以與同席何無一言曰奉寶璽出納 王命承旨  
之任進退賢否各當其才有司存焉舉坐愧謝安潤德繼公爲承旨官  
其姻婭舊恩殆無虛政人尤重世英之介焉

二月丁亥朔 受朝賀 御朝講大司憲洪叔曰洪彥國在喪中鷹犬  
縱淫等事衆所共知承旨孫仲暉雖未盡啓然以此可知其所行金世弼  
不直啓達亦非也彥國罪關綱常今若不懲大防毀矣請勿推事干而鞠

彥國 上曰事干皆發明何必更推司諫許硯亦請勿推事干 上曰九罪  
必推事干以質其疑豈可不推事干而強推其身乎許硯曰彥國奸賢女德  
今衆人所共知也朴元宗曰然則推德今可也 上曰其初已推事干矣其  
上疏可哀故欲更推事干耳洪淑曰洪彥邦不謹大節前為學官以此駁遠  
今為典籍不可不改正邊脩亦不可不改安克從以固城縣令沙汰而  
還授本品不可不改雖由科舉出身者罷職則必始授卑職漸次遷轉况  
克從乎河琺纔中武科而遷授宣傳官僅二十朔而遷都事驟陞莫甚朴  
崇燁素不謹莅職今則昏暗不合內資亦當改正許硯亦啓洪彥邦金光  
厚等事洪淑曰延豐縣監柳場虐民已甚廢朝困瘁之民今益離散不可  
一日居官宜速罷黜朴元宗曰延豐卒果虐民臣聞之久矣以臣之奴居其  
地故不敢啓耳 上曰昨日城上所來啓未詳故初不許罷今可罷黜  
許硯曰河琺別無賢能而驟陞 先王朝一資一級必擇賢而授之使  
不得躁進故爵秩不濫 上曰臺諫多駁人物必是銓曹用人不當也  
洪彥邦不合師表則當改正也洪彥國事干姑停刑訊彥國及德今宜  
先推問○御晝講檢討官李耜曰災變人君所當警省如避殿減膳雖  
若文具然恐懼修省宜無所不至 上曰天變必有所因太白經天豈非

政事之失歟今此進講書有曰君明臣直此真格論予甚嘉之參贊官  
孫仲敷曰自反正以來民得安居可謂大平矣 上之所令至矣盡矣  
然任職之人不能奉行徒為虛文使民不得蒙惠如柳場者不但罷黜  
而已當推其所犯使曉告中外可也 上曰外方之弊果由於守令而  
恤民之政不能下究宜推柳場虐民及率畜興清之罪昭示中外○御  
夕講講孟子至伯夷事檢討官李紱曰節義甚大我國自古義士罕有  
焉前朝王氏之亂鄭夢周死于亂吉再隱不仕當在褒賞而至今不立  
祠請立祠並錄子孫 上曰節義國家所重固當褒賞然試問禮官○  
傳曰今後小大人負宴會招致醫女及娼妓者痛禁令憲府磨鍊節目  
以啓憲府請以制書有違律論斷醫女娼妓并重論 上曰可○臺諫  
啓邊脩河琺安克從朴崇燁金光厚等事又曰金世弼謫居時與彥國  
隔壁而居自 上有問對以不知請推 上命適河琺朴崇燁命推世  
弼降安克從職邊脩金光厚事不從○戊子命聚儒生于勤政殿庭試  
以楊雄論幼學孫洙居首命直赴殿試○禮曹啓曰為鄭夢周吉再立  
祠自國初無此議且於祀典無立祠之條若錄用子孫其墳墓令所在  
官禁其樵牧則可矣 上曰可即命錄用其子孫○太白經天○己丑典

韓李思鈞啓曰臣家前有棄屍乃烙刑女屍也不得不啓傳曰此必婦人妬  
忌所為也令漢城府檢驗三省交坐推鞠○禮曹啓曰對馬島主致慰官  
等於本島致慰後宜開說島主曰貴島之人初投三浦約留六十戶年紀  
浸遠生齒漸繁非但其地狹隘奸細之徒孽牙其間冒法于紀者亦多故  
前者累移書貴島令皆刷還足下之先祖父亦知初約聽命無辭延遷  
事故未及舉行迄今遂成滋蔓不念卯育之恩漸長驕傲之心其橫恣之  
狀近日尤甚去丁卯夏因平時羅還具由通諭累年不報無乃中間匿不  
以傳耶浦倭扭於無懲日益驕橫去戊辰冬又值熊川縣人取材木于加  
德島群倭垂其不意殺害九人衣糧什物盡被奪去又於己巳三月二十  
日濟州人載貢馬而來泊于甫吉島倭船五隻竊殺殺害六人刃傷十餘  
人劫奪所持衣服糧物及牒文而去邊將追擊一船勦殺十七人其奪去  
物件及牒文俱得無遺餘船四隻隨風躲奪是必三浦倭及貴島倭所為如  
此之徒在我國為負恩之賊在貴島為賣主之奸豈宜久逭天誅肆於辛  
前四月禮曹啓遣禮賓寺正尹殷輔往貴島問事由既行而有島主之計  
殿下惻然即命止行殷輔中途而返足下豈不聞之乎以前來特送宗  
盛明賚來書契觀之意前島主累年沉疾未能禁戢而雖得平時羅賚去

書契懵不加意耶抑將經營根究而未及捕獲耶足下在其時若未嗣  
立則容有不知今既繼業豈委之他人宜驚心惕慮深思彼此利害急  
捕加德甫吉等島賊倭明示典刑且與島中及三浦居倭與之更始以  
明向國之心以著新立之效不勝幸甚如此犯憲于紀之人豈論所犯  
以近容漏不治乎如其不爾三浦居倭一依先世舊約六十戶外並皆  
刷還毋令奸細構釁作慝使兩無疑貳爲萬世永好之道不亦善乎且  
小之事大當以誠無僞貴島居國東邊世修隣好允遠人欺詐之事宜  
審察以通使無容僞第念遠地居人受圖書距今已踰五十餘載者頗  
多初受圖書雖年歲僅三四十歲者計今壽亦不下八九十其中死亡  
必多而歲遣不絕是亦中間奸人行詐也貴島何不審察猶給文引以通  
耶自今如此之人斷不可接寓依此論之何如 上曰可○忠清道觀察  
使訪問道內年至百歲人金孝生等以啓 上命歲給米十石○庚寅  
御朝講領事成希顏啓曰朝士學漢語吏文者鮮少不可不勸獎學習  
也勸課節目前已詳備其所未盡處更加磨鍊多擇文臣年少聰敏者  
使勤於所讀逐日書呈政院色承旨銘神取稟殿講或庭試以爲勸獎  
何如○臺諫啓邊脩不可不改正 上命換閑司提調○辛卯 御朝

講正言金正國啓曰既以邊脩為貪改正而換為社稷署提調社稷雖  
閑地不可任也○掌隸院判次事李陌啓曰寶城君容分臧獲於諸子  
不均臣欲改均給既有父母文書雖亂命不可擅改故取稟耳 上曰  
寶城君於子息不均分與今嫡子欲分而庶子不欲然嫡子多數從衆  
當分但父母文券不可輕毀其收議于政丞朴元宗議寶城君容於子  
息分與文券內或點抹或挾字無數亂書必有奸偽訟官不取實宜也  
且寶城君論桺城正不孝遺書朝廷已論破不用一家之政大綱已毀  
其奴婢等宜官作財主均給成希顏議祖父母父母文券子孫固不可  
攻破官亦不得論毀以廢一家之政但寶城君文券其子孫等若果隨  
情擅改而掌隸院既不取實則自當分揀決折不須收議 上從元宗  
議○傳于義禁府曰生殺之柄一出於上而不在於下雖奴主之間擅  
行宵臆人得而殺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今見女屍檢狀杖痕遍身殆  
無完膚至用烙刑縊頸其慘酷之狀所不忍言予每斷死刑覆奏常加  
欽恤猶恐或差而不意都城之內敢予予政擅殺無忌至此豈一朝小  
忿睚眦歐鬪者之為哉是必士族婦女妬悍者之所為予甚痛焉茲令  
三省推鞠且優立賞格廣行購捕其殺害根因進告者良人加三觔受

實職賤人從良又給縣布二百匹宗宰臣僚毋擁家累即來首告則依  
律原免匿不以告當置重典以治欺罔之罪知而不告如或後現則宗  
宰臣僚永不叙用良人屬賤人賤人永屬極邊殘邑官奴以此掛榜使知  
予意○御書講○御夕講○壬辰 御朝講侍講官安處誠曰獎勸儒  
生自古有法然講經製述不過本等分數今庭試八格本等或三中三下  
而給分至於七分五分臣以為太過且一武年之間直赴殿試頻數  
而於殿試額內充此直赴人其於窮年勤讀會講者豈不有妨 上曰  
孫洙前後庭試皆居首直赴殿試可也三下入格者已給五分三中八  
格者直赴會試而聞其人已中館試故給七分今可只於本等加給一  
分○諫院啓曰執義李偉汚毀臺風不可不逆 上曰以何事而汚臺  
風耶回啓曰內需司奴以儒生奪取佛經為盜賊而誣告推問而知其  
誣罔囚其司奴偉曰內間疑慮此奴之死此言可為驚駭汚毀臺風莫  
甚傳曰此言發於私處耶發於臺廳乎若發於臺廳則臺官無吝辭乎  
回啓曰發於私處猶不可今偉公然發於臺中尤為可愕傳曰正言其  
留此仍命招憲府問曰正言所啓非輕李偉哉此言時卿等同聽乎大  
司憲李繼孟等啓曰日則不記臣等仕進時偉呼徐厚曰見判決事李

陌乎厚曰昨日見之矣偉曰何言乎厚曰陌言內需司奴以儒生之故見內間憂慮云偉荅曰內間果有憂慮云云臣等不經意而聽之又問於偉荅曰我見判事李陌陌云內需司奴被囚此實僧一精所為而一精在逃若限一精出現囚此奴則可為寬闊不可放之乎臣聞此言問於厚曰聞李陌之言乎厚曰聞矣臣曰內需司奴囚禁曖昧無乃內間憂慮乎臣以內需司奴故臆意言之耳傳于大司憲等曰諫院來啓曰李偉言內間慮司奴之死云此言非輕法司所囚內間安得而知之設使知之法司所為內間安得如此言之乎以此質問于卿等卿等云李偉荅徐厚曰內間果為憂慮云偉意以為內需司奴故有此言也夫憂慮之言與諫院所啓內間以為恐死此奴之言大相抵牾於卿等之意何如大司憲等回啓曰徐厚言此奴受杖恐傷云臣等未及啓耳仍啓曰李偉徐厚相言內間事臣等尋常聽之不即糾察大失職任請適臣等職厚又啓曰臣與李偉言內間事罪同請適臣職傳曰然則受杖恐傷之語與諫院啓同只適李偉大司憲以下及徐厚勿辭就職○癸巳御朝講講詩六明篇至文武吉甫萬方為憲檢討官李耜曰此言文武非以才藝而言必有實行而後可也吉甫以張仲孝友為之友而詩



人善其宴其人之實行可知同知事金應箕曰朋友非使下之人為然  
人君亦然吾於子思則師之顏般則友之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取友  
之道上下無間司諫許琬曰棄屍事雖可罪然使奴婢告主亦非美事臣  
意以為不必使奴婢告主也 上曰棄屍事甚慘酷故令窮極推治須  
事朴元宗曰自先王朝如此事推之而皆不得其情棄而勿推不妨  
應箕曰非關國家宗社大事則相為容隱之法不可毀也 上曰使奴  
婢告主果不可也仍傳于政院曰國之君臣家之奴主一體其勿令  
奴婢告主念知盧效慎首告曰棄屍乃臣妾今伊打殺家內婢子也  
諫院啓曰徐厚聞內間之言傳于公廳請適而推之李偉之先發言不  
可只適其職請推之李陌所聞內間事未知所從來然言於臺官必有  
其情亦當推之臺官聞李偉徐厚相言內間事以為尋常而不察皆當  
適職政院啓曰諫院已論臺官臺諫一體不得已適職 傳曰臺官其  
適之言官不可一日無今日為政臺官等送西可也 以金對為司憲  
府大司憲柳世琛為掌隸院判決事閔愔為執義柳雲李沅為掌令金  
禹瑞金情為持平○甲午 御前講臺諫請推前臺官及李陌不允○試  
射武士內禁衛李華居首 命直赴殿試○乙未 御前講○詩曰今欲臨

雍橫經問難禮三老五更令禮曹具儀注以啓○聖諫請罷李陌徐厚  
李偉又請推臺官等皆不允○丙申 御朝講講詩鴻鴈篇侍講官安彭  
壽曰勞來還定安集流亡此宣王中興善政也廢朝流離之民未盡安  
集此正勞來還定之時也厲王爲政榮夷公之徒專利刻民而王信任  
之芮良夫諫而不聽終致奔彘之禍及宣王中興能勞來還定安業之  
車攻吉日皆所以復先王之政雲漢之側身修行庭燎之早起視朝亦  
後世所當則者也領事柳順訂曰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事於車  
攻吉日六月等篇可見廢朝流民庶幾安集而猶未盡者字牧之道未  
盡修舉大抵役民不可不均殘弊如高陽積城等邑賦役同於大邑殆  
不能支小邑之役分定大邑使之均役可也且今雖無獫狁之亂然夷  
狄之虞不可不備臣見南方箭竹例輸北道者率皆稚竹小大不齊請  
令南方箭竹裁正作編連水則船輸連陸則陸輸以備軍用兩界例納  
鄉牛角宜令軍器寺造弓分與軍士之有才無弓者且絕鳥放牧之馬  
逐年點考人有溺水之弊可移放陸場平安道入居抄定已久而時未  
入送其丁多富實者入于平安道其丁弱而不實者請徙于積城長湍  
等處 上曰流民至今不得安集可爲憐問蘇復節目朝廷曾已詳定

下諭各道而守令不能舉行今可申明下諭各道觀察使○太白晝見

○臺諫啓前事不允○丁酉受朝參 御朝講司諫許疏曰韓汲事更

遣敬差官推考未知所以也初請勿更遣朝官已蒙俞允而今更遣之

謂令不可如此更易也執義閣懷曰已令都事推之幾畢在京事干亦

幾畢推不可更遣朝官 上曰贓汚事重故初欲遣敬差官推之臺諫

言其有弊故欲令都事推之今聞告訴者是都事馬頭帶率驛子則似有嫌

疑故更遣朝官耳疏曰在京事干憲府幾盡推之則捉問韓汲于京

可也 上曰拿推可矣但慮事干蔓心耳先是江陵府使韓汲以贓汚

被囚至是其母上言曰告汲者乃本道都事所率驛子而今令都事推

鞠不無偏聽之疑請依他例別遣朝官推問 上曰贓汚罪大其令前

日下去敬差官尹世豪推之故有是啓○黃海道觀察使南袞狀啓曰

往年還上並皆蠲免公海各邑船軍鎮軍量數抄定加設益盆煮鹽買

穀逋欠穀數盡令充足其利無窮此官推益收市以贍用度歷代通行

之利便民足用之策請廣議施行傳曰收議于政府六曹大臣等議啓

曰今年則以道內當領船軍及鎮軍煮鹽買穀啓聞後觀其官民便利  
與否更議施行 上從之○臺諫啓前事不從○上命選二品以上宰

相之有文學者名為輪次堂上一朝之內分上中下三旬輪詰成均館  
 課試諸生以為恒式○戊戌御朝講知事申用漑持為吏曹判書曰李苞李符  
 等居喪終制皆當叙之而於吏兵曹有相避事勢難矣領事成希顏  
 曰大抵相避之法慮後世挾私用權也若其人賢則父子亦可薦也如  
 李苞等勿拘於法用之不妨上曰相避之法固不可毀苞等在任  
 遭喪用之不妨但既叙之後相避之法不可不計用漑又曰典藉多  
 文臣監察亦多未差四館官負請依舊例別薦上曰成均館四學師  
 長多缺別薦可也○臺諫啟曰李偉等所失甚大不可不罷而推之李  
 苞兄弟於吏兵曹皆有相避而吏曹判書申用漑先啟叙用不可雖有  
 叙用之命該曹則固當執法而已請推用漑且改正苞等職傳曰李偉  
 等不可加罪事會已傳教矣李符等事於經筵吏判右相言之予意以  
 為法不可毀然苞等在任遭喪今已異喪若以相避不叙則必久滯初  
 叙則不拘相避之法後日遷轉時則當計相避今不可改正○慶尚道節  
 度使李宗義馳啟曰今二月初三日倭船六隻殺害海採人等臣以輕  
 船六十隻整其器械追逐則賊倭等且戰且逸又追至一息許射殺倭  
 四名於是賊倭舍櫓停船拔劍揮斧恐喝拒捕臣督諸船圍截又射殺

倭三名其五船深入大洋未及追捕仍獻賊首○太白經天○已亥 御  
朝講大司諫成世貞持平金協請降前臺官職罷李陌李偉徐厚官推  
吏曹判書申用漑改正李苞等 上不從○御晝講○庚子 御朝講  
掌令李沆獻納權希孟等啓前事 上命推前臺官罷李陌李偉徐厚  
改正李苞等官用漑事不允○大司憲金對自平安道來啓曰臣素有  
喘疾而爲本道瘴毒所傷耳且重聽不堪本職請適再啓 上  
從之○憲府啓曰李陌李偉情狀已明不須推考罷職猶輕臣意以爲  
竄謫可也諫院啓李偉所犯大關事體不止罷職請加懲治臺諫啓曰  
吏曹判書申用漑雖有叙用李苞等之 命爲用漑者當執法而已先  
請叙用請推 上皆不允○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金錫拈馳啓曰今  
二月初八日薺浦僉使金世鈞熊川縣監韓倫等牒報恒居倭信三甫  
羅因釣魚採藿執助羅浦水軍四名令通事招頭倭及信三甫羅則信  
三甫羅詎云助羅浦萬戶捕吾男及時羅汝文子並四人拘留城中吾  
亦率船軍四名而來若還吾男則吾亦即還船軍雖反覆開說略不聽  
從助羅浦萬戶雖拘留倭人自有是非而以恒居之倭擅執防禦軍卒  
拘於其家至爲橫慢故臣令據法嚴辭開說若不出給船軍則因勢觀

變拘留信三甫羅于城內督現以此即移文于金世鈞助羅浦萬戶亦以鎮將倭虜捉去水軍時任其所為不得追捕怯懦無勇措置虛疎之罪亦不可不懲亦已移文於監司云 命下兵曹○辛丑 上御慶會

樓下試射文官 命政府禮曹兵曹議慶尚水使李宗義斬賊倭事金

壽童等議水軍黃檢山等遇害根因及李宗義追捕賊倭節次宜及對

馬島敬差官叢船之前急遣京官推考以啓且信三甫羅捉囚官軍四

名于其家事甚駭愕若終不放還或殺害則徐當議之姑令鎮將詰責

曰爾等來居我土積有年紀與我編氓無異我國法令爾豈不知耶近

聞邊將捕獲賊倭未知此是汝之子耶爾子弟實有罪犯則其被戮宜

矣如無所犯則邊將亦豈得無罪有罪無罪宜一聽朝廷處分爾不計

此擅執官軍拘囚不放此前古所無若具由以啓則朝廷必有處置悔

無所及宜速放還以此反覆嚴辭詰責而書所答之言馳啓事下諭何

如議纔畢慶尚道觀察使書狀適至其狀曰蔣浦僉使金世鈞熊川縣

監韓倫等牒報助羅萬戶雖捉留採養倭人信三甫羅子息奴子等不

即許還然信三甫羅等擅執助羅浦防禦軍卒累日拘留至為未便令

通事朴係奉將此意舉法開說于頭倭及信三甫羅乃還船軍著切

還送本浦 上命勿令詰責○大臣等請遣成均館司藝金安國推鞠  
倭人從之○盧效慎妻父許孟孫上言訟其女今伊之寃啓下賓聽委  
官成希顏兼知義禁府事鄭光弼等請加刑訊傳曰此似疑獄只以打  
殺照律以啓○兼兵曹判書柳順汀啓曰文臣去官多途武臣只有訓  
鍊院文武一體依例別薦何如傳曰不可為恒式今姑別薦可也○臺  
諫啓李陌李偉等罪不止此請竄黜吏曹判書申用旣先毀相避之法  
請推不兄○壬寅太白晝見○癸卯以李繼孟為司憲府大司憲金對  
為禮曹參判○臺諫啓前事皆不兄○甲辰 御朝謹臺諫詐竄李陌  
李偉等又曰 上教云旣罷而又請竄謫凡人之罪每加一等必至於  
深刻是廢朝之事故不兄在廢朝時以無罪之人羅織而必置重典非  
如李陌等事情狀已著臣等以為竄謫可也請快從吏曹判書申用旣  
執政權毀萬世通行之法若人物關於國家輕重則不得已權宜叙用  
李若雖云有材不至於為國家重輕豈可毀法叙用政曹不可不推不  
兄閔愾曰臣聞外方儒生聞 親耕之舉雲集京師 親耕則旣 命停  
矣聞近日將有臨雍拜老之舉今當農月因此以留其弊不贊會試臨  
迫別試則似難然行與不行須速決焉母使遠方儒生以留于京傳曰

臺諫於經筵言儒生聞予將有臨雍拜老之舉全集京師云自年前大臣以予未拜諸陵不宜先行此禮自先王朝三老五更則入器不相

當故皆不果行今朝廷有能當三老五更之禮者乎否此未可知也雖未得拜老若橫經問難則亦可也既橫經問難則必有別試四月間擇日舉行何如雖會試臨迫若取人不多則無乃不妨乎其將此意問于三公領議政朴元宗請於今秋試取右議政成希顏請取人而少其數○太白晝見○乙巳 御朝講臺諫啓李陌李偉申用漑等事不答

○御夕講○濟州牧使李堦上疏九五條其一曰本州教授宜擇差遣其二曰過海糧宜優給其三曰酸物未收宜蠲免其四曰海南海邊宜構院其五曰雄馬不可用者宜汰去○禮曹判書鄭光弼參議崔灌等啓曰三老五更臨雍拜老儀註無前例故未得參考而書啓三老南面而立人君北面受教豈能得其人乎降屈至尊重道德也 成宗於戊

成年抵橫經問難而不取人才廢主於戊午年依辛卯年例欲視學取人而兩不克行若於其日取人則節次窘迫請取初試而於闕庭爲殿試何如傳曰予依去年例欲燭刻試取○丙午 御朝講○令宰相臺諫議慮效慎妾今伊打殺效慎婢用律輕重之宜金壽童柳順訂成



希顏盧公弼閔孝曾李孫尹璋鄭光弼等議妾歐殺夫奴婢無正律夫  
之於妾既無服則不可論以期親而只杖一百妾爲夫服喪三年則亦  
不可例以九人而至於絞律有家長及家長期親若外祖父母歐雇工  
人非折傷勿論至折傷以上減九人三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  
故殺者絞今盧效慎妻今伊罪犯斷以此律似當成世貞閔惓李沆柳  
雲金協金禹瑀權希孟李埭金正國等議大明律良賤相歐條  
云良人歐他人奴婢至死者絞若歐總麻親奴婢至死者杖一百徒三  
年今盧效慎妻今伊打殺家長婢內隱今罪無正律禮妾爲家長服喪三  
年則與殺他人奴婢不同夫之於妾無服則不可論以總麻親特減死  
杖一百極邊官婢永屬於情法兩便 上從壽童等議○金壽童等議  
啓曰自 先王朝欲爲臨雍拜老尚未果實難其人今古異勢 上之  
行禮亦難矣橫經問難 聖朝美事亦當取人但今以會試退至四五  
月則乃是農時且式年取人未久而又取人似不可待今秋與後年爲  
之何如九庭試常 命直赴似未便殿講通者給分此勸獎就學之意  
也其初試入格人則給分子會試不中初試人則給分子初試不妨傳  
曰拜老自 祖宗未遑今亦難矣不須強行橫經問難固當行之擇日

取人可也殿講給分當依啓施行廷試給分亦依殿講例乎歸一以啓  
壽童等啓曰給分不可為恒式當如殿講之例從之○左議政柳順訂  
右議政成希顏啓曰同副承旨金世弼被推憲府將至於收職牒進來  
推考未便前日李思鈞安處誠被推于憲府其時以為經筵官不可進  
來推之今世弼雜處於吏卒之間而推之若還本職則亦甚未便令義  
禁府推之何如不得已推于憲府則迺本職何如傳曰金世弼與洪彥  
國隔壁而居彥國所犯謗播於士林已久而世弼答以不知故臺諫論  
啓收職牒推考非徒世弼後有推考經筵官之事則援以為例雖經筵官  
罪當收職牒推考則豈可以收職牒為慮而多推乎若為收職牒推考  
而遽竄其職於是非未顯之前亦為難矣今日宰相臺諫齊會闕庭同  
議歸一可也臺諫等啓曰雖經筵官罪重則不可不進來亦不可以收  
職牒遽竄其職當觀一時罪之輕重處之金壽童等啓大抵朝官有罪囚  
于禁府此尊待士大夫之良法也凡參外官皆進來推考而如翰林弘  
文館官負例出緘問為經筵與史官也然經筵官罪重則不可不推亦  
不可以進來推考遽竄其職觀罪之輕重而處之不可輕易立法也依  
兄○丁未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引見輪臺官使面陳時

政闕失○戊申 御朝講○憲府啓金世弼明知洪彥國所犯而隱諱  
不服請刑訊允之○臺諫啓曰弘文館著作黃汝獻受廢主大射禮時  
執事賞加云汝獻當廢朝爲儒生儒生給賞加古所未聞仕進之初謀  
得不當受之加身在經幄先有躁進之心吏曹亦聽汝獻之囑請改汝  
獻資及本職推汝獻及吏曹該郎傳曰問于吏曹處之○巳酉 御朝  
講○臺諫啓曰金世弼雖於謫中未聞彥國事而來京後所聞於士林  
之言當以實啓自 上有問不啓以實當推之且考之於吏曹廢朝大  
射禮受賞加者元數百餘人下批之數四十三人廢朝除授者三十六  
當代授者七人然有識者只汝獻不可不推 上皆不允○同副承旨  
金世弼啓曰以謫所所聞之事下問故只在謫所所聞之事啓之而  
未啓既放後所聞臣實有罪焉臣已就訟庭被推今後就職未安傳曰  
免放後所聞當言而不言此則計之誤也其勿避嫌○司憲府推入柳  
希渚子用儉上疏略曰去甲子年臣之父謫義城臣之祖父送一婢以  
資炊爨臣父仍留使喚謫居日久遂私其婢移配梁山亦隨以歸乙丑  
八月祖父身死臣父在謫遭喪生理艱苦炊爨爨寺役專爲一婢未即還  
送後日指以爲妾以被重罪特 命先問京外事于父子感泣庶幾伸

寃是非已辨假令臣父以此婢為妾則人所共知謫居切隣有何畏忌  
而受刑三次無異辭乎京中事干亦識理朝官安有庇護臣父而欺罔  
天日乎憲府以義城縣令李籽緘辭為疑迫以威刑不顧事干歸一之  
招只據奴子妄發之言期至誣服乞 聖上特收成命不使父誣服於  
聖明之下○庚戌 御朝講詩十月之交篇 上曰日月之食有常  
道然修德行政用賢去奸人君盡其道則當食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  
君臣不能盡其道則日月視變此人君所當戒懼也用賢當本銓曹擇  
授耳同知事申用漑曰曆家推筭日月皆有常道然王者修德行政則  
日月之行當食不食人君不可不謹天變 上曰人君誠意正心乃其  
本也然用人當與朝廷共議銓曹尤當慎擇○臺諫啓金世弼黃汝獻  
事又曰朝經筵因君子小人之分當決斷之言直提學安彭壽啓君子  
小人不可輕易進退云此錯言也人主之心如鑒空衡平則妍蚩自別  
君子小人辨之甚易當任勿貳當去勿疑云近日掌務官言之不允合  
司言之亦不允至於大臣議之然後始得蒙允臣等固以為未便安彭  
壽引孟子之言以啓之此逢迎 上肯而言也且彭壽為人滑稽多笑  
本非正士本府已推考不宜在經筵官當改職傳曰黃汝獻事當問于

大臣然後處之餘不兄○以黃孟獻為刑曹參判李自健為京畿觀察  
使○太白經天○辛亥 受朝參 御朝講○金壽童成希顏盧公弼閔  
孝曾李孫金應箕申用漑安潤德韓世桓等議曰儒生執事加 祖  
宗朝所無之事特一時濫政其已除授者亦宜追奪且丙寅冬以武事  
廢弛不可不講習擇能射武士分為三等每月試射歲抄通計分數優  
等一人加資以為勸獎之法士皆修鍊習於武備不為無益且以二品  
以上二員定試官監射又何疑其濫偽之事乎就令有之當罪其濫偽  
者爾不可以此而遂廢其法大抵國法纔立別無弊端遽即更革似乎  
紛更仍舊何如先是經筵特進官李孫啓武臣觀射年終計分數優等  
者給堂上資未便 上命後日大臣詣闕議之故有是議李孫議曰試  
射分數歲抄通計陞堂上官不當事已於經筵咨達臣不敢更議每朔  
即計分數賞賜有差亦是勸獎之事毋得通計加資何如傳曰儒生加  
改正事左議政處並問以啓柳順訂議儒生執事加無前例改正為當  
上曰群議僉同其改正○壬子 御朝講 上曰國家危亡之兆雖  
在平時不能無腹心四肢之疾四肢之疾易治腹心之疾難治且無朝  
廷之亂則有邊境之虞無邊境之虞則有蕭牆之亂唐開元之治有姚

崇宋璟天寶之亂有李林甫楊國忠君子小人之分判然也領事成希顏  
曰殿下此言實東方無疆之福信乎君子小人之辨甚難在平時凡人  
之言行難辨以近日之事觀之任士洪似有恢弘之量可謂寬大之人  
當其時其爲小人之態誰能辨之 上曰小人之態未易分辨大抵不  
可徒觀其才當觀其德是故德勝才者謂之君子才勝德者謂之小人  
信乎難辨檢討官崔命昌曰君子而似小人固無也小人而似君子者間  
或有之人君誠意正心權衡自正則君子小人自不能逃也 上曰所論  
甚當小人之行千態萬狀辨之甚難人君先澄本源則奸邪豈能間於  
其間希顏曰前日臣啓當用李狩而因臺諫論啓不果用之今欲令  
就讀書堂不可著筮而往書堂請叙用何如狩之學問不可輕棄 上  
曰李狩人物固當用也但相避之法亦不可毀待相避人遷轉後叙用  
可也○臺諫請改安彭壽黃汝獻經筵之職皆不見○癸丑 御朝  
講講詩兩無正篇司諫許硠曰非徒亂世昏主惡忠直好諛佞雖明主  
亦憚逆耳之言以逢迎承順爲悅當於此觀省可也同知事鄭光弼曰  
是時去文武之世不遠文武之餘烈尚在與國匹休者亦非盡無其曰  
非舌是出唯躬是悴則誰肯犯危亡樂仕於朝臣之去國固有罪也然

君臣義合不可苟順許硃曰唐太宗剛斷可謂賢主矣魏徵面折廷  
爭太宗樂從然中年有所忌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及徵之死停婚仆碑  
此明君之累也 上曰所言甚切果人主惡忠直人臣亦有厭忠直者  
忠直之人君臣皆厭故忠直之見存於世易也許硃曰今聞 上敎實  
宗社無彊之福也古云慎終如始願 殿下終始如一臺諫又啓金世  
弼黃汝獻安彭壽等事皆不允 上引見延豐縣監南脩仍問何以治  
民脩曰臣欲盡七事 上曰近來延豐彫殘徃勉其職○禁酒以民間  
貧甚故也○甲寅 御朝講臺諫啓安彭壽黃汝獻等事 上曰古人  
戒見善而不能用見不善而不能退然朝廷皆知小人然後謂之小人  
可也安彭壽所啓亦如是耳○領議政朴元宗啓曰近日遣河宗海賈  
藥救臣之病因此稍歇然脚腫不臥氣加沉困欲針灸必連月不得起  
告若得蒙 上恩亟遣臣職則於臣心即安愈於救藥傳曰卿以未參  
公會爲嫌然有左右政丞可以莅職且豈以職任之故有是病哉其勿  
辭元宗復啓曰雖有左右相然三公非如他任不可徒備位而已臣之  
有病衆所共知氣色困悴今適稍愈故取來辭今若蒙見則可少延一  
年 上恩尤重答曰卿以不出仕爲嫌如有議事則當於卿家收議

不仕雖至一朝其可以此適之乎且非如六卿之劇務其勿更辭元宗  
仍啓曰新恩遊街事自 祖宗初因天戒有酒禁則皆不許遊街今禮

曹真之臺官亦論啓臣意以為停之可也柳順訂成羊顛議亦與元宗

議同 上命停生員進士遊街 先是臺諫以有突異請禁酒勿許  
新及第遊街 上命大臣等議之 ○傳

曰查惟清非謀叛論議他事而語涉故其時擬罪投竄今其母上言雖

有老母事若大闕則何可輕放惟清非謀叛放之何如其問於三公及

府院君以上成希顏議辛服義既輸其情又問其所與議者刑訊之餘

言及惟清其謀議之事亦非謀逆只言涉時事惟清受杖不服然重獄

所逮不可不坐故流于極邊今而放釋非臣子所敢議金壽童朴元宗柳

順汀盧公弼閔孝曾鄭眉壽之議亦類此朴安性議曰惟清因辛服義

之言投竄三載放之何如 上特命放惟清 ○御書講 ○御夕講 ○乙卯

御朝講 ○領議政朴元宗啓曰臣昨日辭免未得蒙允故今又來啓臣

若以不合辭免則 殿下之進退亦難矣病不堪任不可不聽納也非

但脚腫又有渴證恐富貴過分而然也請速免相答曰非徒脚也老成

大臣皆以藥力調護在朝不可以一疾而遽適政丞也元宗復啓曰前

日政丞孰有不能赴公會徒備負政府者乎小臣有渴證又有沉鬱之証



有增無減不能赴公會者有月滿身針灸亦未痊愈假使無病首相任重臣不敢當况今病勢如此不可居其位若適臣職則可以任其行止庶或調保矣請速遣傳曰問於河宗海云其證只困憊勿以不察公會為嫌若累日調保則必至於差復其受暇調理可也

三月丙辰朔

御朝講司諫許硯曰人君憲天聰明至矣然不信下人所為遣內官檢驗以為聰明則非人君之道也漢宣帝綜核名實豈人君之道乎

上曰賞罰人主之大權不可不慎近有言事者云下人入

啓公事不分是非曲直而只有知道而已此則欲使人主不分是非只

點頭而已也

內需寺別坐趙世英誣以儒生偷取其家鑰器指發捕盜將推起憲府請訊世英上命只以世英指揮事照律故

臺諫有請付有司之啓

許硯曰責任有司有司酌情法以啓而人君不可摘出一

事使依此為之耳是非則何不分辨乎領事成希顏曰憲府所啓之意則臣未之知也人主當勞於求賢逸於任人既得賢任之則當盡付有

司而不疑若有司不賢則安可一依其啓乎

上曰果然勞於求賢逸

於任賢有司賢則宜任而勿疑但待畢推然後有所加減人君當有是

非之事而只點頭而已則人主所為何事耶許硯曰臺官所啓臣未之

知也有司每事詳悉琢磨以啓則當依允耳非謂不辨是非而必從之

也希顏曰臺官所啓之辭則不知何以也但以欲依其所啓有是言耳古之人臣亦有事未穩於其心則裂其詔書者又有還粘補奏牘以啓而人主省悟依其請者臺諫之言不須非之 上曰昨日所啓似妨大體故云耳許硃曰言語間事只以錯誤棄之可也不可以罪之也同知事申用旣曰人臣順旨者多諫諍者少異勿露厭諫之色容受可也○臺諫啓安彭壽黃汝獻事不允○憲府啓曰昨日啓請刑推趙世英傳曰只以指揮律照啓臣等以為未便大抵委請有司推考而依律定罪則當從其議若刑推啓請時或特減或以時推照律或無情則特棄之例也 命以其事照律古例所無執法之吏當從律文不得出入增減人君亦不得爾也察其情狀明白故請刑推臺諫於人君允所啓不允則恐不得取信於上面固欲辭職今 上教云不識事體臣等不敢就職請辭○傳于憲府曰法官不可出入增減人罪之言是矣允議罪之際請刑訊而或命以時推照律既照律而或命棄之不當者則在法司亦宜論啓昨日臺諫所啓若只論趙世英事則當言世英不可刑推之意昨日則似言世英事而泛論人君以公事付之有司有司酌情法推啓而 上輒依允罪無輕重難至於死者皆從下之所為則此非使我

點頭而已耶若從下人所啓雖大事不辨輕重則其無後弊乎爵賞人  
主之失柄罪雖至死亦求可生之道必與公卿大夫議斷不敢自專  
况以輕重專付有司而一從無違乎此不識事體之言也不知此言本  
府之意耶城上所自言之意耶趙世英事觀其招辭及憲府所推之意  
事干納招之辭實不干於世英故只以指揮照律耳大抵刑訊有關死生  
雖小民不可輕易加之臺諫請刑推而事或無情則或命時推照律或  
命棄之有例也斷自上意命照以某律則前例所無雖無古例視其情  
之何如處之耳况以近日之事觀之金世弼事照律時亦令以某律照  
啓矣其勿辭安彭壽兩啓則臺諫誤聞耳○諫院啓安彭壽黃汝獻事  
又曰言憲府以趙世英有符同情狀故欲刑推而 殿下因言語間事  
遣責臺官臣等以為不可○傳于憲府曰人之計較各異昨日啓請一  
從有司之言有妨事體故予以為非矣司諫院以此責我此公論也諫  
院責我而我又責臺官則是重吾過也勿辭○以柳世琛為司諫院大  
司諫李思鈞為司憲府執義崔命昌為獻納蘇世良為正言○丁巳持  
平金禹瑞啟本府時方辭職入侍經筵未便傳曰入侍可也○御朝講  
○臺諫改前事不允○已未 上親祭獻陵還時少留大晝停 命饋

宗宰二品以上諸將侍臣等酒○臺諫請改安彭壽黃汝獻經筵之職  
又請刑推趙卅英並不見○太白經天○庚申 命頒酒肉于闕內各

衙門及入直軍士上之誼○左議政柳順訂塔曰臣聞咸興入居一百

戶無可耕之地唐屯島沃饒可耕而宋軼等議塔後日賊變可畏不可

許耕也臣聞鹿屯島賊路水深往來艱險我國人往耕之路水淺易行

使造山萬戶設堡於其地耕獲之時守護則不得邀擊而民得耕種觀

察使高荆細知彼地險夷請下諭荆山使審驗移造山利害及耕種

時守護便否馳啟何如上從之○命旌宦官金順孫之閭貲二品職

復其戶順孫在廢朝以諷諫見殺○臺諫請改安彭壽黃汝獻之職憲府請刑推趙

世英皆不見○辛酉領議政朴元宗以疾力辭 上曰首相進退安得

輕易果有病則當調理待差還仕元宗曰韓明澮再為政丞此必許辭

病愈還拜也 上曰首相進退非輕但今雖迺之後可復為故姑許退

養令承旨賜酒而遣○弘文館校理金淨上疏請歸養其母傳曰其鄉

近處守令隨闕差遣○以金壽童為領議政朴元宗為平城府院君領

經筵○臺諫請改安彭壽黃汝獻之職憲府請刑推趙世英並不見○  
壬戌受常參聽啓覆仍 御朝講掌令李沆啓安彭壽黃汝獻趙

世英等事不見○領議政金壽童啓曰以臣爲首相 上恩深重臣別無功能前時濫蒙 天恩位至極品大抵相職甚重而首相尤重臣亦自度不合物論亦必以爲不可雖無痕咎之人堪任相職者鮮矣况如臣者乎臣居喪不能盡喪禮物議亦以爲不可請辭傳曰所啓不能盡喪禮者指短喪時事乎時王之制不可不遵有何咎焉卿合首相故銓曹注擬耳勿辭又啓曰首相之職人臣之極苟非其人古有比之金杯玉碗或以狗矢臣雖欲感激 上恩勉就職玉碗狗矢之謂恐未免也傳曰勿辭令內侍與承旨賜酒而遣○臺諫請改黃汝獻之職又曰柳後昌遷三館即拜禮曹佐郎古者遷三館先長典籍監察必待諳練然後爲六曹郎官此則驟遷當改正憲府啓曰安彭壽非徒不合侍從成川鄉更有當廢朝攀附內人作弊者反正後本館欲推懲罪而隱接于彭壽家且彭壽往來海州本家時多有所欠或與本官鄉吏同杯酒握手相歡身爲經筵官其不自重如此豈合侍從不可不改且趙世英依法請訊而亦不見殊無有司執法之意軍資僉正洪浩爲長湍府使時受辱於民疎薄正妻葦行之人也當改正姜繼孫前爲菴津縣令當廢朝無殿最時迺爲判官而即陞僉正今又除舒川其爲人奸巧不合

臨民請改正沈義為兼春秋人物庸甚不合侍從之臣亦當改正傳曰  
 柳後昌雖若速遷典籍佐郎相為迭任不可改正安彭壽頗識事體豈  
 至與此等相狎兼春秋不署經則自不得兼也趙世英然律以啟則可  
 知其罪也餘不見○癸亥 御朝講○臺諫啟安彭壽黃汝駸洪浩柳  
 後昌姜繼孫事憲府請刑推趙世英皆不見沈義事依見○傳曰禮  
 行時國君備禮儀行幸稱曰禮行如百官戎服而從未便禮服而行何如  
 議其當否于政府府院君以上○憲府照律洪彥國之罪請錄于敗常  
 案 上從之○甲子政院啟承旨史官每當扈駕時標旗外侍衛 成  
 宗朝金宗直為都承旨時啟請於標旗內侍衛今亦依 成宗朝例何  
 如依見是月初四日幸獻陵時上下馬於江岸承○金壽童議百官隨  
 駕非但陪祭侍衛為重若百官禮服則當著黑團領紗帽郊外遠路不  
 宜著帽而行如齊陵英陵當經宿而至 駕駐草野從官不可不以戎  
 服侍衛自 祖宗朝侍衛百官出宮還宮時則戎服及陪祭時則淡服  
 已及仍舊何如朴元宗議亦同成希顏議凡親祭時百官皆以齋服扈  
 從獨於拜陵戎服者是 祖宗之舊必犯夜之行侍衛為重故乃為權  
 宜之制其令亞獻官以下先詣陵所此所以重其祭也今欲隨駕百官

並齋服兄合情理但變易舊事亦不容易今禮官博考古制以啓後更  
議何如鄭眉壽等議略同 命因舊（丁卯） 上親祭恭陵及順陵還  
至大晝停 命錯宗宰二品以上臺諫弘文館兵曹都摠府宣傳官等  
酒○慶尚道觀察使尹金孫狀啓前日右水使李宗義所捕賊倭非真  
賊倭乃是三甫羅之子明矣仍傳曰固疑宗義所捕非真賊倭也今見  
觀察使狀啓如此其令該曹及府院君以上會議闕庭○戊辰領議政  
金壽童左議政柳順汀右議政成希顏等議今見尹金孫狀啓當待金  
安國畢推後更議處之姑令政院論答何如○太白經天○己巳臺諫  
啓安彭壽黃汝獻洪浩柳後昌姜繼孫趙世英等事洪浩柳後昌姜繼  
孫依兄餘不兄○庚午遣同知中樞府事尹喜孫奉表如京師謝發回  
漂流人口也○臺諫啓前事皆不兄○辛未 御朝講持平金協獻紙  
崔命昌啓安彭壽黃汝獻等事協曰韓汲事干已令觀察使詳悉推考  
向事干已報今更推之則是不信方伯也且近日流配之人從其上言  
皆公移配令出惟行不惟反既因其罪而分配不可輕易量移命昌曰  
韓汲邪諂前爲掌令人皆以爲不可其爲守令亦皆以爲不合前者朝  
廷任用韓汲已陷其術今若縱釋則是終見欺陷由正科出身而諂事

權貴無所不至雖儕輩稍有顯名者則必媚事之此不可任用也明矣  
且巧詐有餘必傾財賂諸事干常人之情貪貨重利不無爲韓汲忍叔  
發明之理 上曰韓汲受刑二次不服不可不畢推也事干雖上來在  
彼已服之人必無異辭協曰其罪不小豈以一二次承服乎其事干非  
一二人當此農時拿致于京其弊不貨若有違端則可以更推此則京  
外事干一槩承服不須更推命昌曰韓汲以守令歸咎觀察使飾辭上  
言豈合事體○傳曰韓汲所犯未可知已令拿來事干推之則可知其  
罪矣黃汝獻安彭壽事亦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太白經天○壬  
申 御朝講臺諫啓安彭壽黃汝獻等事啓柳承乾承坤兄弟移配  
近道不可朝廷以其祖柳子光為大奸別定罪名延及于孫承乾等若  
移配則其父其祖以次皆欲免罪其漸非輕請勿移金壽未雖檢職使  
其女齊安大君夫人上言希恩自占不可從願濫授韓汲不齒士類  
其罪狀已悉於事干前招辭不可更推 上曰金壽未事齊安大君夫人  
上言甚切大君妻父死亦贈職故檢職除授雖無古例其職亦無所事  
故特除之耳特進官沈貞曰今進講參義篇所當省察也孝為百行之  
本九人兩親俱存非偶然也得養偏母亦難矣 文宗培養櫻桃親自



既根以獻其實豈無進御他物孝行無所不止而然耳 成宗事 貞

熹王后奉養無所不至崔瓊盡德宗御容 成宗特拜瓊高品諍臣

爭之 成宗曰非崔瓊安能得見 父王乎願 體今 此詩之意以為

德化之源○命以各道革廢寺社田屬鄉校以補諸生廩養蓋用曲藉柳

後昌輪對也○癸酉 御朝講臺諫啓安彭壽黃汝獻柳承乾承坤金壽

未趙世英韓汲等事 命以時推照律趙世英罪迺安彭壽職餘不允

○右議政成希顏啓曰臣有病針灸無效醫云沐浴以去寒疾故欲受

由往溫陽而臺諫論其貽弊故臣未敢行 上曰知道○正朝使安瑋

還自京師啓曰臣觀皇都五十二日皇帝只二日視朝常不御經筵諫

諍路絕孑駟遊戲選外方才人三百人入闕內同日割勢死者只三

人其中姓童者容貌秀美賜姓朱稱為閣老日與同處不接後宮太監

劉錫公大用居中用事家舍寺刹爭相起構稱錫為劉皇帝陝西監生

劉列稱劉備後裔擁衆數萬以叛云○甲戌臺諫啓曰安彭壽則已蒙允

黃汝獻亦當速寤以正士習趙世英請刑推韓汲事干請勿推南川君

前日歸咎大司憲今又歸咎曰非獨大司憲所議本府亦共議其累瀆

上言事則已 命推矣請並推歸咎本府之由皆不允○乙亥 御朝

議臺諫請推南川君 上曰歸咎法司是訟者事也但此則以大司憲為聽大臣之囑似非他例推之可也○臺諫啓黃汝獻韓汲事憲府啓

趙世英事皆不允○丙子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仍引見輪對官

○正言蘇世良啓曰柳雲金協與李思鈞前日相駁此一時之事過此

則固當相容然當思鈞初授執義時柳雲金協皆言不可相容而及後

相容思鈞亦不牢避此失臺諫之體請並適先是思鈞來啓曰臣前日

啓思晨齋等事幾至一月以為庶可停止因而不啓此臣私意誤計其

時臺諫柳雲金協駁臣等今者柳雲為臺官臣為執義未可相容請隨

巨職且臺諫進退非吏曹所知而執義注擬時吏曹啓曰李思鈞與

柳雲相容不妨請推吏曹近日臺諫皆差試官未及啓耳韓汲事狀已

詳啓之請 命勿推事干傳曰臺諫相駁不得已改正其適憲府并推

吏曹○初河城尉鄭顯祖尚 世祖女懿淑公主主既歿改娶士族李

氏女為妻其時論定李氏為妾至是李氏上言請許通子女仕路 命

議于大臣金壽童等議略曰駙馬無子則妾子不得奉祀公主駙馬不

再娶未知當初立法本意上言所引朴從愚子枝許通事公該司相考

後更議禮曹啓曰從愚乃 太宗駙馬尚翁主四朔翁主卒翁主之母

今從愚再娶故其子孫得通仕路 上曰 成宗朝以來無此例其令

更議金壽童柳順訂成希顏等議李徵之女初無媒聘之禮先王朝  
既以妾論定其子不可通仕路況成宗朝睿斷甚嚴今不可更議  
上從之○以朴說為禮曹判書鄭光弼為司憲府大司憲尹世豪為執  
義權福為掌令○丁丑上御勤政殿策覆試取李膺等三十三人○  
幸慕華館試武科取金鈞等二十八人○諫院請刑推韓汲不允○戊  
寅傳于六曹暨聽訟各司曰今觀呈駕前呼號於道路者甚多豈冤枉  
者少而如是乎此非美事予意以為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所司而慢不  
加意不能伸冤故至此且其申訴入中法當聽理者則已矣飾詐僥倖  
者亦多故已令該司糾舉懲戒而未聞有受罪者自今該司所當伸理  
而忽於聽斷致令越訴如前則並罪該司不饒○諫院請刑推韓汲不從  
○己卯諫院請勿推韓汲事于不允○庚辰受朝總御朝講臺諫  
請勿推韓汲事于不允○以久旱命祈雨○辛巳街朝講臺諫請  
勿推韓汲事于不從掌令申儼曰今年桃李全不開花此實變異且星  
變至今未弭旱氣頗甚所當恐懼修省無所不至而下之人縱飲自如  
請自今雖瓶酒亦令禁之上曰花草示異必有所由求言中外可也  
不禁瓶酒初為老病服藥也今變怪如此瓶酒並禁可也韓汲事雖事

千上來不須遽加刑訊憑閱上言之辭而與前所報無異則當更推韓  
汲以定罪耳特進官李孫曰古者民間多牛故無牛者相資以耕臣近  
見田野耕牛鮮少又無放牧之犢民用犁鋤墾田付種古云深耕易耨  
農事非牛無以為功臣竊念無牛之由無賴之徒多聚城中以屠牛為  
業牛之自外方來者盡斃於屠人之手此而不禁則勢至於一國之牛  
盡殲無遺牛盡則屠人必將相聚為盜此亦可慮國家與其驅無罪之  
民以實邊不若推刷此輩依外知部掌隸院古稱都官知部無賴之徒  
而得勝則已取其  
才名曰外知部例全家徙邊且犯此者絕島入送已有著令然罪重故  
皆忍於教明無有一人如法被罪者臣意一皆推刷徙邊則此弊庶可  
祛矣經筵官退賓廳傳曰臺諫啓陰陽失和花草不榮大抵四時運行  
各順其序理之常也今春桃李杏無花且有旱氣故已令祈雨而雨則始  
下矣然予意以為冤抑未伸也疏放徙以下之罪何如朴元宗李孫李  
沾朴說申儆安處誠蘇世良蘇世讓等啓曰下旨不為不數求言亦非  
一再謹天戒至矣臣等意賞善罰罪乃天之道前年已為疏放夫數赦  
小人之幸今不可疏放也求言則不妨且官吏不謹奉法照律或有輕  
重獄訟或滯不決使有冤枉今後勿令如此以此並錄于求言之旨以

論中外爲當 上曰啓意已悉之李孫所啓屠牛人推刷徒邊事今收  
議于府院君以上又傳曰韓汲事干急速憑推若遲緩則恐有容詐之  
弊○憲府啓曰權福前在弘文館時同僚所言傳播於臺諫故其時不  
容於同僚而見適矣今爲掌令臣亦不得相容請改之與諫院同辭啓  
曰聞韓汲事干已到京然更無所推之事在京已服於法司之推鞫在  
外又服於監司之推今若更推則是不信法司與監司耳請勿推 上  
曰權福可適鞫汲事干則當與其上言辭緣憑推耳○金壽童柳順汀  
成希顏等議宰殺牛馬法非不嚴而邇來未聞有犯禁被罪者是官吏  
奉行陵夷之故也李孫所啓屠牛爲業者徒邊於一時救弊似便令漢  
城府刻期推刷全家徒邊且令中外申曉宰牛之法嚴加禁斷爲當朴  
元宗盧公弼朴安性鄭眉壽等議亦同傳曰近來屠牛者無忌農牛幾  
盡故有欲刷屠牛人悉徙于邊救一時之弊宜矣第念國家欲實邊鄙  
不得已方徙南民於北道既已憐憫又刷此輩實邊則京外騷擾矣今  
方謹天戒之時民之冤抑皆欲伸之此輩雖不可謂無罪然一朝遠徙  
豈得無冤傷和召災未必不由於此在廢朝正兵代立者皆令徙邊是  
亦救弊之舉而街巷騷然冤呼盈路此予所同觀也廢後代立者猶不

止今雖盡徙屠牛人於邊鄙後豈無犯者乎况當推刷時不無奸僞罪  
魁者或漏而非辜橫罹則許究者又蜂起矣法禁非不詳且嚴而官吏  
慢不奉行故其愆行不忌如此自今嚴加糾摘隨其現露一切徙邊猶  
且不戢然後更議徙邊何如以李孫所啟之辭與予意更議于政府六曹判  
書及判尹○金壽童議徙民重事也國家欲實邊為此不得已之舉無  
罪者尚且徙之况屠牛為業者其罪甚重雖徙邊豈有傷和召災之理  
故前以李孫之議為當但於推刷時或漏其有罪而無辜橫罹則不無  
冤枉今該司詳加推刷得其罪大者悉徙邊以警其餘救以一時之弊  
為便朴安性鄭眉壽辛允武議類此朴元宗議今觀傳教之辭 上教  
甚當去骨匠即屠牛老也曾立禁斷之法非不詳且嚴也緣官吏去法不謹  
犯法不止今後嚴加糾摘而如不自戢令推刷全家徙邊亦妨姜渾  
權鈞洪景舟申用漑李季男議類此柳順訂議以屠牛為業者人所大  
惡一朝盡刷徙邊實快於人心人心所快天意亦可知矣但當推刷時  
或有奸僞使有罪脫漏無辜橫罹則不得無寬令該司詳密推刷一無  
容僞則其於救一時之弊未為不可前日正兵代立者外知部者其罪  
有間於屠牛者而並刷徙邊其後代立者皆得免放而還以此代立今

猶不止然視前不甚放恣實有所懲也成希顏議牛於畜物最鉅耕農  
所賴甚大實養人者也而屠牛為業者恣行宰殺一人一年所殺或過百  
餘傷天地生物之心于時君不忍之政其罪何可勝言近來尤不畏法  
無忌益甚適李孫建白其救積弊為計甚當故前以推刷徒邊為議李  
季男議李孫所啓果當禁屠殺之法既詳且嚴官吏奉行糾摘自無其  
弊今刷出徒邊非徒騷擾恐有橫罹無辜之寃令該司嚴加申明禁戢  
何如上從元宗議 壬午 御朝講臺諫請勿推鞫及爭于直推鞫  
汲不允大司諫柳世琛曰當初設官判決事獨設一負未知何由爭訟  
奴婢堂上一人判斷難矣臣意又差數負同議決訟何如郎官無一人  
文官皆以冗雜者差之訟者輕之無所畏忌臣以謂擇文臣交差則能  
解爭訟而訟者亦有所畏服也領事成希顏曰判決事又差一負而允  
大事必待二堂上俱仕決斷則滯訟尤甚於前昔李符以有相避不叙  
甚不可也符非如他負其才卓越將主文衡不可不用執義尹世豪曰  
大抵法不可毀後日有相避如李符者則可矣若用尋常之人則大妨  
於法不可毀法用之上曰李符前日臺諫舉相避之法論啓故改差  
耳此人之可用公論所知則叙用不妨世豪曰符之可用誰不知之但

不可毀法前臺諫亦以此啓之若之相避之人豈長在銓曹乎希顏曰  
臣聞安彭壽隱接作罪鄉吏彭壽非如常貪乃經筵官尤不可如此若  
實有此則非徒適經筵之職亦當治其罪且立法必緣人情如李符之才  
豈必拘法雖有相避叙用可也古云人法並用豈可固執一隅以蔽賢  
才乎世豪曰希顏所言人法並用在今時不可如此出入國法豈可容  
易後亦依此輕易出入則其害莫甚前臺諫論啓亦以此 上曰安  
彭壽事昨日安處誠亦言之若隱接作罪鄉吏則推之不妨李符亦可  
叙月 諫院啓曰臣聞 殿下將觀武臣試射此非不得已今當遇災  
修省請停之 上從之 〇傳曰韓汲事干推考可否收議于三公仍傳  
曰大抵被罪人在憲府雖已畢推若移禁府則禁府又推事干而定罪雖  
犯賊當錄案而移禁府則更閱事干至於免賊者亦有之其贓之至於子  
孫禁錮者尚且如是今韓汲則所犯至重非惟禁錮子孫贓滿則罪至  
於死而韓汲受訊二次不服不宜無數加刑且汲母上言請憑推事干  
故其事干等許令拿鞫而今臺諫以為京外事干既已一掇服招不宜  
更鞫常人貪利今若更鞫事干則受賂符同必變辭誣招請勿推事干  
直推韓汲若如臺諫之言則棄其事干而只推韓汲歟此事重大問



于三公○金壽童議凡刑獄當詳辨得情罪之可無冤矣韓汲賊罪甚重而忍杖不服若終不服亦不可據定重罪今更詳問事干無所遁其情然後定罪為當柳順訂議賊吏之法在所當嚴然當初辦之之時不可不詳盡如有一毫未盡處則豈無冤枉韓汲事干今已拿來令更推鞫使無未盡處然後定罪似當成希顏議臣為義禁府判事時憲府啓移鐵原府使金壽宗犯贖事干于禁府壽宗忍杖不服上言欲發明 命拿來事干等更推事干等皆以前招承服壽宗無一言承服依律錄案今韓汲所減倍於壽宗所犯非二次考訊所服若其事干以實納招則汲雖欲苟免將何辭發明事干已囚待詳悉推問後科斷未晚矣 上曰事干業已上來大臣議又如此依古例推之其以此言于臺諫○臺諫啓曰韓汲事臣等自初啓京外事干已服不須收議今見議得壽童議云詳辨順訂議云一毫未盡則豈無冤枉希顏云詳悉推問科斷臣等未知議得之意此必大臣庇護韓汲而然也其不合於國法甚矣 上曰贖罪至重真有所犯則固不可赦實無所犯則治罪曖昧既受刑二次不可多數加刑宜更詰事干臺諫反覆啓之不允○下

旨略曰予以菲薄叨守丕基夙夜寅畏五年于茲而澤未下遂  
 群生德未上乎天心乃於今春萬物發生之時而桃李無華星  
 文示變每慮中外官吏不體予意庶獄所宜明慎而羅織傳會爭  
 尚深文情雖可矜輒入于重豈聖人欽恤之意哉至於詞訟唯務  
 姑息或怵權勢遷延歲月抱屈而竟未得伸者有之積此衆寃足  
 以傷和召災咨爾臣僚同寅協恭哀敬折獄裁決滯訟以副予應  
 天之實允時政得失民間利害上自公卿下至士庶各上封事無  
 有忌諱言苟詣理固當採用倘或失中亦不加罪其令政府曉諭  
 中外○癸未 御朝講○臺諫再啟韓汲事干不可更問亦不須  
 收議 不允○是夜貞陵寺寺名與天我 太祖英神德王后于  
貞陵建寺其東其後陵移他處寺仍  
舊五層舍利閣災○黃海道觀察使南袞狀啟海州人李姓同  
 旨入張愁里同信川人金淑孫延安人閔景賢妻宋氏孝行節義可  
 嘉請旌門 上從之○甲申傳曰 大妃殿以貞陵寺自 祖宗朝  
 多積珠蓋經文寶物儒生及寺傍居人等出入偷取昨者遣內官  
 審視之儒生奎集叱辱內官歐縛所率人切齒曰此寺後當見之  
 乎 大妃殿以此痛心持以狂童棄而不問適今寺火焉未必非此輩

所為此雖寺社今為公廨而縱火焚之照耀都城豈不驚駭前此儒  
生或有偷用佛經者未聞都城之內焚蕩寺舍如此甚也此輩既  
忍為此則他日何所不至其居寺近處儒生及切隣入下禁府推問起  
火之由又傳曰 大妃殿承傳內官金貴之前往貞陵寺時儒生非  
徒叱辱或以石塊投擲其褻內使如是豈不過乎問諸貴之及從人則  
或知其儒之名矣又傳曰利城君奴北問其日亦往寺謂內官曰進賜  
凡人稱王子宗屬等  
曰進賜尊之之辭 欲覽經文使我求覓而來內官曰進賜求經文  
何用奴乃陵辱內官曰豈 大妃殿所遣內官乎是奴本是內需奴而  
賜與利城今敢舉稱 慈殿并下禁府推之○下儒生等二十一人  
匠人金高等十一人于禁府窮問焚寺之由○臺諫啓曰韓汲事不當  
議于三公請勿更議悉放棄事干直推韓汲 傳曰俟見大臣等議  
啓發落○乙酉傳于領議政全壽童左議政柳順行右議政成希顏  
右叅贊辛允武等曰 大妃殿教予曰頃聞儒生及閑雜人等累日  
出入貞陵偷出以傳寶物及經文使內官往視之際儒生等恬然偷  
取反以石塊毆打內官及隨率人切齒叱辱矣翌日夜焚蕩其寺此  
因我摘奸而敢為如此不勝痛心所藏之物固不足惜以遠寺剝以我

之故一朝焚蕩無餘都中驚駭儒生固宜務闢異端奪取佛經而未聞有焚蕩公廨者也寺在城內擅便縱火豈有一毫長忌朝廷上下之心乎無端縱火猶為不可況念大妃之命敢為此耶古云投鼠忌器大妃所使宦寺雖微者王命可尊矣安有如此凌上之風乎輕忽朝廷致辱大妃其罪何可勝言實由予否德所致此恃父兄之勢慢忽朝廷無所畏忌而然耳此事重言則無異叛心輕言則無異盜賊何得謂之輕乎朝廷無一言可乎儒生古稱狂童此等當為朝廷之用此豈識理者之所為疑是假托儒生者之所為未知朝廷之意何如領議政其往禁府詳推以啓壽童等回啓曰臣等亦於其夜見火光遍都城至為驚動然未知其處翌日合坐于政府乃知興天寺舍利閣焚及見下禁府因推傳旨臣等意以為已令有司推鞠不即來啓耳今聞下教不勝駭愕此果狂悖者之所為豈識理者之為哉此推之不難其日承傳內官隨去別監等人面質則可以易辨矣壽童曰臣當往推之然前此遣委官則臺諫承旨亦與焉今何以為之傳曰臺諫不可往也承旨則刑房承旨往推可也觀卿意似不欲往鞠也壽童局縮而退史臣曰因佛宇之火欲推儒生無異

扶護異端大是異事而壽童承命無辭而退是欲以事廢主者事君也惜哉○太白經天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

平定恭親王文琳為煊赫奉大王寶錄卷之十

少微特○水白到天

於此真誠大皇與事所善童母 命無執而遊異於及唐獻之皆善也

(B)  
732.55  
4724  
[v.11]  
no.5  
0194207

昭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1]  
no.5